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王 坚	

《闽都文化》总第95期 2024年第6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林瑶佳 张博雅
编 务 主 任	单 南
编 务	何 玲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何 伟
本期责任编辑	曾建梅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高鲁的世界

P22



坦洋茶厝

P33

香草斋前诵杨花



船政之光

- 4 刘小敏 高鲁的世界
- 12 孙源智 曾经沧海归故园
——记近代海军耆宿陈兆锵

山海交响

- 18 李晟旻 一个人，一座庙，一台戏
- 22 缪 华 坦洋茶厝
- 27 陈秋钦 妈祖故乡的元宵节

八闽文脉

- 33 江 岚 香草斋前诵杨花
- 38 张浩清 人事几乘除，离合那可料
——探访末代帝师陈宝琛的鼓山题刻

在水一方

- 44 林 山 古镇螺洲
- 49 林朝晖 梅花镇的春天
- 54 又 丁 中山村的“慢”味

世味流年

- 58 赵玉明 一碗太平面的深情

Contents

P61



香草、白云与天籁

P68



日溪脐橙香

P72

白云生处藏仙踪



在线读城

- 61 鹿野 香草、白云与天籁
- 68 朱慧彬 日溪脐橙香

福地风采

- 72 郭永仙 白云生处藏仙踪
- 75 穆睦 我的家乡叫窗厦
- 79 郑和 首占，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双塔视野

- 84 林振礼 朱熹与梁克家关系考略
- 91 刘洪哲 福州故事的两岸三版本探微
——《闽都别记》中的台湾

- 封面 何伟 高峰（摄影）
- 封二 林友农 雨过碧莲空（国画）
- 封三 徐启源 朱熹词 好事近（书法）
- 封底 张其仕 秋之华（木雕）

高鲁的世界

刘小敏

从游客熙攘的南后街拐进文儒坊，我直奔 12 号而去，那是高鲁先生的最后居所。清幽的巷弄左单右双，意料之外的是竟然不存在我特地前来寻访的门牌。但在 8—14 号之间有两扇小门紧紧

闭锁，没有标识，想来其中之一便是曾经的 12 号？

三坊七巷每一扇门扉的背后都深藏着岁月，流连过一众名人足迹的文儒坊，也曾闪现高鲁先



南后街文儒坊入口



如今已难觅文儒坊 12 号的踪迹

生的身影——但凡溯源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奠基人、先驱者，他毫无疑问位列第一：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中国天文学会发起人、首任会长；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的发起者；推行新历；中国最早传播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此外还是船政学子、同盟会会员、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驻法公使、闽浙监察使……该从哪儿开始探究高鲁的世界？

历史之门有时紧闭无隙，有时流露出雪泥鸿爪……

1

高鲁（1877—1947），字曙青，号叔钦，福州长乐龙门人。清光绪三年（1877）五月十六日高鲁出生于侯官县（今闽侯）荆溪镇桐口村，此前两个多月，船政学堂首批赴欧留学生刚刚从马尾启程。日后高鲁也将成为船政学子，并且在1905年追随学长们的足迹踏上跨海越洋的路途。

但从呱呱坠地到留洋比利时，他还需经历霁



高 鲁



上杭路高氏文昌阁保护碑 林瑶佳 / 摄

云楼、铸龙堂以及船政学堂的一路滋养。

浏览关于高鲁的种种资料，不时可以瞧见“霁云”这个字眼。父亲曾任清朝教谕，别号霁云，把书室称作“霁云楼”；高鲁曾跟随父亲研习，喜爱篆刻的他自刻“楼小主人”作为藏书章；母亲晚年则自称“霁云楼老人”。霁云楼在哪儿？是否台江上杭路134号的高氏文昌阁？始建于嘉庆年间的高氏古厝，前部为高氏祠堂，后部的文昌阁原为高氏书斋。全闽师范学堂学监高焕新曾作《曙青招余往南台高氏祠与祭归来赋此为纪念》，有文史专家推测他早年或曾居住于此。那是一处文韵飘香的天地，苦楮树树干制成的木门背后，屏门上镏金的《朱夫子家训》，硬木牌匾上阴刻着《文昌帝君阴鹭文》，双层八角形楼阁飞

檐翘角，三面环以“美人靠”的二层大厅可容几十人听课……无论霁云楼是否在上杭路，闽都崇文重教的风气都熏陶着一方人，也培育出高氏一代代人才。

倘若再往前追溯，那便是长乐的龙门村。说是村，城镇化的浪潮早已将其与航城中心紧紧相连，路边矗立的大酒店也属村产出租。来到龙门寻访高氏宗祠那天，正逢年终分红，村民们欢欢喜喜络绎前往村委会登记造册。唐代渤海高氏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至此，一路开枝散叶，长乐龙门——闽侯桐口——福州城应属线路之一？龙门高氏的繁荣昌盛，从宗祠的恢宏气派便可一窥。世系图、家训及各式牌匾交相辉映，一副红底金字的匾额“本固枝荣”高高悬挂，正是高鲁所敬献。宗祠辟有龙门高氏历史文化展览室，高鲁的名字居于近代名人榜，其族叔高凤岐三兄弟亦位列其间。

高凤岐，福州名儒，官至梧州知府，一度在福州西湖附近的九彩园设立学馆铸龙堂。“铸龙”二字，活脱脱显现着高凤岐的雄心大志，学堂课



长乐龙门高氏宗祠，高鲁敬献的匾额

程中西兼顾，果然腾跃出好些人中之龙：中国报业先驱林白水，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黄翼云，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等。跟随长兄学习的两个弟弟，高而谦日后成为清末民初外交官，高梦旦则在出版界大展身手，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高鲁也曾住读于铸龙堂学馆。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但他自小聪慧，悉心攻读父亲留下的藏书。高凤岐见其勤勉自励，不时给予资助并指引报考船政学堂，高鲁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入第6届制造班，注册名为高叔钦。

高鲁入读船政学堂那年，第3届制造班学员高而谦从法国留学归来已经八载，造船总司魏瀚因不满法国人杜业尔专权正卸职而去——这位首届制造班毕业生、中国近代著名造船专家是高氏兄弟的表亲，曾聘高梦旦为家庭教师。家族中来来往往，耳濡目染间高鲁想必受教颇多，更遑论学堂设置了数理化及天文地理等课程，1898年仍有两名教习天文学的外国教员。不知是否那会儿，高鲁便开始心系苍穹？

当然还有外语。以外语教学的船政学堂，前学堂法语、后学堂英语，日后高鲁一口流利的法兰西语言，其坚实的基础便始于福州马尾那方天地。

2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晚除宣读简短誓词外，只

发布了一道《改用阳历令》。辞别旧时代并与世界接轨，编制颁行新历成为教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南北议和后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清政府的钦天监被撤销并成立中央观象台，教育总长蔡元培任命高鲁为第一任台长，称其“精通历法编算”，且“对于推行阳历十分热心”——民国刚一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高鲁便将自己的生日换算成了阳历日期。

其实在欧洲留学时，蔡元培与高鲁应已有交往，他的德国日记两次提及“高叔钦”，对其“精通历法编算”的印象或萌生于此时——1905年来到比利时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的高鲁，留学期间便编写出以立春为岁首的《长春历书》。

据说很大程度受弗拉马利翁作品的影响，那位有着黑胡须和英俊外表的法国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在欧洲风靡一时，狂热的粉丝甚至包括儒勒·凡尔纳。留学生高鲁从此对天文学激情迸发，痴迷终身。编写历书的同时学业不曾松懈，1909年高鲁以《关于飞机翼学计算问题》的毕业论文获工科博士学位，并奉派考察德、法各国工厂。

留学欧洲是青年高鲁形成人生路径的重要时期，且呈现着紧密交织的双螺旋轨迹。天文是其一，更有被激发的满腔爱国热情。那是个激荡与变革的时代。1909年孙中山在巴黎组织同盟会分支机构，高鲁“积极参与机要并联络在比利时留学的同志入会”。1911年学成回国。据说1912年1月陪同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参加就职仪

式；4月跟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来到福州，但没有继续同往广东……

说是孙先生的主张。历史的细节难以追寻，但可以确切查询到其时为筹组北京政府教育部，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开列出包括“高叔钦”在内的约30人名单，呼吁“即日北来，以资臂助”。“颁历授时，事属要政”，6月派高鲁在北京筹划建立中央观象台，11月参议院决议通过，高鲁正式走马上任。

第一要务自然是编订历法和推广阳历。依照公历按月编排，剔除前清“时宪历”不科学成分，添加天文知识普及，注明二十四节气和纪念日等，面貌焕然一新，但对于早已习惯农历纪年的国人，应者寥寥甚至不乏强力反对者。为推广新历，高鲁以台长名义通告全国：中央观象台无条件为国民服务，愿帮助每个人将生日换算成公历。蔡元培的公历生日，便由高鲁亲自换算。母亲“霁云楼老人”七十寿辰，高鲁请求换算成公历以示支持，老太太欣然应允。

说到霁云楼老人与新历，一桩小事，却也颇有意思。母亲七十寿辰那年，高鲁将她每日所记“霁云楼日记”编辑为《妇女必读：附中华民国十四年日历》出版，每页既有日历，又附嘉言懿行，诸如体育、健康及妇女传记等，其中竟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简介与图片。生动、新鲜、亲民，像极了时下的“私人订制”，展现出高鲁推行新历的执着和母亲的开明。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近代女性教育文献丛刊》，其

中收入的《霁云楼：妇女必读》或正是这本册子。

颁历授时仅是其一，中国古老的天文观象亟待变革前行。面对历史使命，高鲁倾尽心力。比如按照近代科学机构的建制规模，在中央观象台逐步建立历数、天文、气象和地磁四科。成立于1913年的气象科，标志着中国近代气象事业进入新纪元，也是福州人的留学生蒋丙然受高鲁之邀担任科长。又比如创办刊物扩大影响促进交流。1913年刊行《气象月刊》，两年后扩充为《观象丛报》(1915—1921)，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天文、气象及地磁学期刊，寄赠世界各地并收到近百种交换刊物。筹建天文台、发起成立中国天文学会，这两桩大事的种子也播撒于1913年……

历书和《观象丛报》都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在网络搜索“高叔钦”，瞧见一封被收入《孙中山全集》第5卷的《孙中山致高叔钦函》：

日前承惠赠铜座日历及袖珍历书一盒，均照收悉。先此承寄《观象丛报》各期，交（亦）均次第收到。厚意殷殷，深为感谢！兄专治璇玑，学业日进，远道闻知，殊深欣慰。幸益致力不懈，臻极微奥，俾吾国测候象数之术，日益昌明，发扬坠绪，振起绝业，以副鄙望。文近体无恙，足慰注意（念）。专此奉复，并颂近祉。

信函写于1919年2月10日。1919年的孙中山仍在为革命奔波，他所追寻的中华宏图正被无数志士仁人以大笔挥毫泼墨，其中便有孙先生所称“发扬坠绪，振起绝业”，令“吾国测候象数之

术，日益昌明”的高鲁。

3

但凡溯源近现代中国天文学发展的文章或书籍，都可以读到高鲁的名字，因为那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江晓原、陈志辉合著的《中国天文学会往事》，甚至将跨度1912—1949年的第一、二编定名为“高鲁纪”，“目的是纪念这位为中国天文学界和中国天文学会筚路蓝缕的大功臣。”高鲁的世界如此丰厚，每一条线索都可以挖掘出精彩故事，短短的采写难以全面呈现，两件大事却必须一提：筹建天文台与成立中国天文学会。

缘起1913年。那年10月，东亚气象台台长会议在日本召开，其时中国观象台成立一年有余，身为台长的高鲁竟未被邀请，反倒是法国教会办的徐家汇观象台的台长、神父劳积勋代表中国出席。尽管后来被允许列席会议，但高鲁断然拒绝前往。被轻视与忽略的国耻深深刺激着高鲁，建一座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天文台的念头日渐萌生，多次实地考察后于1915年上报了在北京西山建台的方案，却被以无经费而否决。但种子一旦萌芽便会生长，且作为以观测为主的天文学着实亟须发展。1927年11月，高鲁关于在南京紫金山“建国立第一天文台”的提案，于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上获得通过。1928年高鲁出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他亲自参与天文台选址、查勘并邀请工程师设计出图。全力以赴

之际，高鲁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公使，他不想前往，无奈力辞不准，赴任之前举荐厦门大学余青松教授接任自己的职务。余青松与研究所同人历尽艰辛，不负众望，一座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摇篮”的天文台终于在1934年9月建成于南京紫金山。

说一说天文学会。且不论国际上的冷漠与忽视，天文学其时尚属冷门，乱世风云中又有多少国人肯将视线投向广袤天宇？扩大影响、广集贤才是天文学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必经之路。“深知今兹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经高鲁倡议，“以求天文学进步及普及天文学为宗旨”的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在中央观象台内正式成立，高鲁任第一届会长——从1922年至1942年，他先后11次被选为会长或副会长。

说起来，“天文学会”的名称早在1915年便已亮相登场——《观象丛报》即以天文学会的

名义主办。这是一场酝酿许久的梦想。承载着理想之梦的《观象丛报》版面为从左至右的横排方式，开风气之先，据说很大程度上因为考量国际阅读习惯。天文学会首批47名会员中有5人来自北京大学，作为兼课教师的高鲁亦在北大开设天文学课程。1922年曾有一次“未遂”的爱因斯坦访华之行，北大为此举办了相对论系列讲座，其中便有高鲁教授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文章《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在《东方杂志》发表，所编译两卷本《相对论原理》由刚成立的中国天文学会出版，成为国内最早传播相对论的学者之一。

高鲁一生著述颇多，属于天文学领域的便有《图解天文学》《日晷通论》《星象统笺》《空中航行术》《中央观象台过去与未来》《晓窗随笔》等。在福建省立图书馆网页检索到馆藏有《空中航行术》，宣统二年（1910）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他获博士学位仅仅一年。高博士本



1923年10月28日，中国天文学会在中央观象台召开第一届年会（第一排右七为高鲁）

可以一直奔跑于学术路线，但在中国近代天文学事业发展亟须奠定基础的年代，他不遗余力投身其间。如今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与中国天文学会的官网上，不乏暗物质、深空探测之类展现着速度与进步的字眼，但它们的历史沿革栏目都记载着一个名字：高鲁。

4

1929年2月初，高鲁赴任驻法国公使。此时距离他出生也是船政首届赴欧留学团出发的1877年，已经过去了整整52年。留学团随团文案、前学堂第1届毕业生陈季同曾活跃欧洲十几年，此时巴黎外交界又迎来一位同属船政的福州人。

两人都说得一口流利法语，人脉且广。彼时外交人员难寻，船政学生有着难得的优越条件，屡被选中也属寻常事。高鲁并非首次受命。1918年前往巴黎参加世界统一时辰大会，没进会场便接到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留欧学监的电报。那一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激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拒签和约的浪潮中也有高鲁和留法学生们的呐喊。举行签字仪式的当天上午，他们包围了中国公使馆，不许代表前往凡尔赛宫，直至签字仪式结束方才散开。1920年高鲁奉命自巴黎赴德国，接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劫走的一批中国古代天文仪器；1921年他任职期满回国复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特别组织了一次国宝回归公开展览。

从学监到公使自当更为繁忙，且不论诸项外交事务，且不论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并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章，公余时间他常与法国天文学界接触交流，马赛天文台台长正是听了高公使的宣传专程赴华参观。某天高鲁从报纸上读到消息，说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观测日冕的新仪器，那人姓氏以汉语可音译为“刘”。莫非是留学生刘某？当即约至使馆相见，却是蓝眼金发的法国人。虽趣事一桩，其为祖国延揽人才的殷切心情，在留学生中一时传为美谈。

甚至于1931年4月，高鲁启程回国赴任教育部长，在越洋的轮船上还设计了一套天文邮票，设想着要建立中国第一座天文馆，购置天象仪款项可由发行邮票筹集。回国后却生变数，改任中央监察院监委。其时紫金山天文台的施工正遇困境，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体建筑一度停工，25万元建台经费两年多未曾到位。高鲁与蔡元培等人四下奔走，经费问题终得解决。战争的阴云却日益笼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迁西南颠沛流离之际，独子高维去世的消息遽然传来。高维是留法医学博士，回国后就职于上海一家医院并担任某医学会副会长，他是前往疫区救治，不幸感染伤寒而亡，留下5个幼小的子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令高鲁“黯然独坐、老泪纵横”，直骂儿子“不孝”。纵然如此，《中国天文学史》的撰写仍需进行；“七年筹备，万里奔波”，中国境内百年难逢的日全食观测不容错过，在日本轰炸机的阴影下仍奔赴甘肃……

此后似乎不幸连连。1942年4月翻车重伤，8月从重庆回榕任闽浙监察史。1943年元旦，在福州各界人士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11周年大会上，慷慨演说“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高鲁，因脑出血倒在台上，送医院抢救治疗了3个月方能下床行走。1944年得知日军犯闽时沿海驻军多不战而退，弹劾顾祝同抗战不力反被免职，后因社会舆论压力当局方才另作任命。1945年抗战胜利，他却旧疾迭发又感染肺炎。一向洁身自好、两袖清风，此时沉重的医药费迫使妻子瞒着他典当中物件。1947年6月26日高鲁去世，享年70岁，报道称“家中竟无以为敛”。

高鲁逝世后福州地方人士举行了追悼会，由萨镇冰主持、陈培锷致辞。中国天文学会在紫金山天文台召开了追悼会，其《宇宙》杂志出版了“高曙青先生纪念专号”。我是在长乐科协见到

这份宝贵的资料——2007年建于长乐市区一座小山坡上的高鲁天文馆目前正闭馆整合，部分资料由科协保存。封面上高鲁先生的照片依然清晰，翻开泛黄的纸页，一些天文学界闻名遐迩的名字次第入目：蒋丙然、高平子、李元、张钰哲、陈遵妣……末篇“哀启”作者为高鲁孙子高三沪，“先王父体素健，秉性耿介质直，尚气谊，视声色货利蔑如也……”

5

尽管祖父去世后全家便搬离了文儒坊这处租屋，但缕缕踪迹却难以磨灭。高三沪曾对记者回忆：“祖父逝世前的一天，还让我扶他到天井中。他抬头看天象，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高鲁去世63年后的2010年6月，经国际天文联合会批准，将国际永久编号79419小行星，命名为“高鲁”星。他曾经那么喜爱仰望星空，如今自己也成为一颗星星。

坊巷在改变，人在渐渐离去，如今高三沪也去往天界，高鲁孙辈中仅存年已九十的高五抚，居住于福州。说是不能跟他提高鲁，提了便会流泪。我不敢去惊扰老人家。

又去文儒坊。突然间很想给那扇没有门牌号的木门也钉上一块铜牌：高鲁先生曾居住于此。或许某一天，几位游客经过小巷轻叩门扉，高鲁先生会穿越归来、推门而出，拉着来客叙说着，他魂牵梦萦的天文学……



《宇宙》杂志“高曙青先生纪念专号”

曾经沧海归故园

——记近代海军耆宿陈兆锵

孙源智

1

提到福州的“三山”，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乌山、于山和屏山。但在福州民谚中，又有“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说法，意思是说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这三座山外，另有一些山岩虽同样是福州人文胜迹所在，但随着历史的变迁渐隐于高楼林立的阡陌之中而难窥全貌，千年古刹法海寺所在的罗山便是其中之一。在福州历史上，同样也有许多人物虽影响深远却声名不扬，逝世于罗山法海寺的船政先贤陈兆锵即是如此。

陈兆锵（1862—1953），字铿臣，闽县螺洲（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人。他出生于福州城中的朱紫坊，早年投考福建船政学堂，进入后学堂管轮班第二届学习，毕业后选派到“超勇”号练习。1884年丁父忧，假满赴职，调至北洋海军“定远”号服役。1889年署右翼中营守备充“定

远”号二管轮，五年后升署都司衔充“定远”号大管轮，同年随舰参与中日甲午战争。战后赴英国考察三载，归国再署“海天”号巡洋舰机关总长，参与北洋海军重建。1907年设海军处，出任轮机科科长。1910年组建海军部，再任舰政局局长。辛亥革命后，接管整顿江南造船所，授海军轮机少将衔，后擢升轮机中将。1915年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任内创办海军飞潜军校、海军飞机工程处，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1925年再任江南造船所所长，不久辞职退居福州。1953年，陈兆锵与世长辞，为其92岁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中，坐落着三处与陈兆锵有关的历史建筑，分别是朱紫坊河沿东段47号的陈兆锵祖居，法海路4、6、8号的陈兆锵故居与花园巷19、21、23号的芙蓉园。其中，法海路的故居是陈兆锵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故居始建于清中叶，1921年为陈兆锵购置并加以改建，



朱紫坊陈兆镠故居

是当时法海路最大的宅院。故居坐北向南，自东而西共有三座毗邻。其中以东落为主座，前后二进，均为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马鞍式山墙。一进面阔三面，进深七柱，二进面阔三间，进深五柱，均以插屏门分隔成前后厅。隔架、斗拱、雀替、前檐等处木雕精美，插屏门上隐约还有纹饰的残迹。中落为花园，共三进，前进花厅为面阔三间的敞厅，中进阁楼为西洋风格的五间排二层木构楼房，三进书院为青砖楼。前进与中进间的花园，原有假山鱼池及各种花木，现均已改建。2018年以“朱紫坊陈兆镠故居”之名列福建省第九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兆镠故居几易其主，原来的陈设大多无从找寻，只有大堂上的半副对联

还能显示出故主的显赫身份：“鼎鼎船司空，拥左海雄兵十万。”司空为古代掌管天下土木工程的官职，“船司空”即是对主掌船政官员的雅称。福州历史上另一位得此雅誉的是福建船政的实际开创者沈葆楨，出身船政学堂并主持船政十余年的陈兆镠可说是沈葆楨最优秀的后继者。

位于马尾的福建船政是陈兆镠一生功业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朝中叶，好为风雅的福州知府李拔巡视辖境，随处咏胜，在这里留下了“砥柱回澜”的题刻。其身后百年，随着大清盛世的幻梦破灭，左宗棠、沈葆楨于此创立福建船政，昔日因景偶发的感慨变成了时代最迫切的期许。毕业于船政后学堂管轮班第二届的陈兆镠，就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走进人们的视野。与人们熟悉的刘步蟾、邓世昌、萨镇冰等近代海军名将不同，陈兆镠并非主掌军事的战将，而是“深明机器、锅炉制造之理，汽机利弊洞悉

无遗”的技术主官。他在船政学堂所学涉及几何、代数、格致、轮机理法等内容，由外籍教师以英文授课，属于我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科技教育的一批人。

在“出入风涛炮火中垂三十年”的前半生，陈兆锵最引人注目的事迹便是以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大管轮的身份，随舰参与中日甲午战争。在黄海大东沟，他亲历了这场决定中日命运的惨烈战役，面对不利的战局“镇定不怙，治事自若，气度恢宏，观者耄服”。然沉痾难起，甲午战争最终以“定远”舰被迫自沉，刘步蟾以身相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收场。据说，正是陈兆锵亲自率众炸沉“定远”舰，并护送刘步蟾灵柩南归，其过程充满着悲怆色彩。

战后第二年，陈兆锵被选派赴英国考察，回国后再任“海天”号巡洋舰机关总长。令人难料的是，这艘新主力舰于服役六年后意外在嵎泗海域触礁。又一次面临军舰沉没，陈兆锵主动请求留守伤舰，风餐露宿荒岛阅3个月之久。其间，他不断采用加固缆绳等措施试图阻止下沉，但收效极为有限。下沉的伤舰，仿若晚清时局的写照，备感无力的陈兆锵也正是为救亡图存而前仆后继的船政先贤们的缩影。

北洋海军的军官大多出身福建船政，甲午战争中或英勇牺牲，或饮恨自尽，幸存下来的也多因战败获咎。时隔30年之后，已是福州船政局局长的陈兆锵主持重修纪念甲申中法海战烈士的马江昭忠祠，将甲午海战英灵也一并合祀祠中，

结束了“日星河岳之灵，而无俎豆馨香之报”的遗憾。回忆起往事，陈兆锵依然“尤痛苦而不忍言”。他如此称赞当年捐躯的战友：“夫以舰炮之众寡坚脆论，我军万无幸胜之理，既已臣力告竭，国殇累累，犹能指挥却敌，收合余烬者，盖士气之勇，与阵法之变，足以寒敌人之心也。”

国殇累累，而国耻未雪，甲申、甲午两役牺牲的海军将士多为福州人，许多人世代效力海军，形成了众多近代海军世家。后来，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福州城两度沦没敌手。日军通过威逼利诱，试图请已年届八旬的陈兆锵出任“福州治安维持会”会长一职。此事自然遭到陈兆锵的严词拒绝，并声言倘再逼迫，将以身殉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恍如甲午战前的阴云再次笼罩，陈兆锵将自己在甲午战争中用过的望远镜赠予外孙梁友尧，激励其参军入朝、保家卫国。

如今，在马尾昭忠祠英烈墓后的马限山崖壁上，还留有陈兆锵题写的“蒋山青处”四个大



马尾昭忠祠英烈墓后马限山崖壁上的陈兆锵“蒋山青处”题刻

字。蒋山即南京钟山，传说汉末良吏蒋子文驱逐贼寇，死于钟山脚下，化为土地神保佑一境平安。陈兆锵的题刻，既是将甲申、甲午两役英烈比为逐盗而死的蒋子文，愿其神灵永在；又喻埋葬英烈的马限山如钟山一般青葱如画，英雄报国之志永垂不朽。

3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昔日的将军府如今作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博览园对外开放。东落主座的二进院落被辟为主展区，福州脱胎漆器、寿山石雕、德化陶瓷、福建木雕作为福建工艺美术的代表分别陈列在四间展室，前后两厅及左右厢房还展示有福州软木画、漳州木偶头雕刻、南靖毛线钩针画等多种工艺作品。中落的花厅改作接待中心，雅致的装饰融合了当代设计风格，极富时下



如今作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博览园对外开放的陈兆锵故居

流行的禅意。

说到“艺术”一词，现多强调其审美意味，但在旧时语境中往往泛指各种才能技艺。在陈兆锵所处的时代，“海军艺术”是指包括制造、驾驶在内的诸多海军相关技术。船政学堂的学生被称为“艺童”，负责轮机管理的管轮被称为“艺官”，能够成为北洋水师主力舰的轮机总长，陈兆锵无疑是同时代机学“艺人”中的佼佼者。或许是甲午战争让陈兆锵意识到“胜负之分，视舰械优劣判之”，战后他转而关注船械制造，先后留英赴美，考察技术，学习新式舰船制造。

在陈兆锵 50 岁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海军果断易帜，站在了革命党人的一方。革故鼎新之际，陈兆锵出任江南造船所首任所长。在其主政 3 年多的时间中，江南造船所建造舰船逾百艘，名冠当时的官办船厂。1915 年，陈兆锵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回到他最初学习的地方。此时，曾经辉煌的福州船政局已是一片凋敝、百端待举。陈兆锵接掌船政后，有意恢复中断多年的造船业务，但受限于经费而陷入“无米强执爨”的困境，原计划“造炮艇十、测量舰一”，可惜费尽波折仅成“海鸿”“海鹤”两艘炮艇，其余所造者皆为小艇。

相对于制舰的废弛，国家对制造人才的忽略更加令陈兆锵心忧。混战中的各派军阀早已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抛之脑后，极端仰赖外债和外国军火，无心发展本国军用工业。陈兆锵受船政学堂影响，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在

江南造船所时，他便提议筹设船、机专门学校，因无款可拨未能实行。回到福州船政局后，他立即着手改建船政学堂，将原船政学堂前、后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又将学堂附设艺圃改为海军艺术学校，以培养造船工人。

“一战”之后，飞机与潜艇成为新兴军备力量受到各国关注，陈兆锵由此契机成为国产飞机研制萌芽期的重要推动者。1917年，陈兆锵受任福州海军飞潜学校首任校长，并兼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处长。两年后，我国首架飞机在马尾试制成功，此后又陆续有十余架飞机在此诞生。船政局派遣的留学生也成为我国第一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

到了晚年，退休后的陈兆锵仍然心系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制造事业的发扬。1927年，陈兆锵与巴玉藻、沈颢宜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之一的海军制造研究社，并被推选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陈兆锵痛心指出：“吾国制造不传，不自今日始，因其不讲故也。”此后，陈兆锵不仅利用其影响力支持海军制造研究社的学术活动，而且经常在经济上予以直接的资助。



船政局一号船坞

在陈兆锵过世近70年后，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在他曾经管理的江南造船厂下水。这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不少船政文化爱好者在获知消息后来到昭忠祠，以此佳讯告慰先贤。我国近现代海军发展的过程比当初人们预想的要曲折艰难得多，但也正如陈兆锵所预言：“凡事不进则退，倘能急起直追，终有发达之一日。”

4

据陈兆锵后人回忆，故居厅堂中所缺失的下联内容是“庚庚学使者，秉尼山遗教弟子三千”。尼山是孔夫子出生之地，通常认为这里

讲的就是陈兆锵在兴办科技教育方面的贡献。但若仔细考察陈兆锵的生平，这位留洋海军中将与“尼山遗教”的关联远不止这些。

陈兆锵的家乡螺洲是福建少见的建有孔庙的乡镇，其家族也是福州最著名的科举世家之一，有着崇儒尊孔的悠久传统。陈兆锵从小入私塾开蒙，考上船政学堂后仍每日诵读《圣谕广训》《孝经》等旧学典籍，儒学传统的熏陶在他身上始终不曾断绝。正如学堂创办者沈葆楨所言：“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这样一种对“中国之性情”的坚持，为陈兆锵的人生打下了深深的印迹。

陈兆锵从军从政半个世纪，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面临中国近代海军发展陷入停滞而不得支持的状态，他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然之姿坚持中国海军独立发展的道路，直至65岁时因拒不妥协辞官而去。退休后的他一如典型的传统乡绅，致力于敦亲睦族与家乡建设，诸如主持福建患儿院、兴办长乐莲柄港农田水利工程、参与筹办福州法海中学等。鼓山大殿前的一对铁制避雷针塔，据说也是陈兆锵主持建造，至今犹存。

有人认为陈兆锵退休的原因是年事已高且后继有人，其族兄陈宝琛却有不同看法。与从事洋务的陈兆锵不同，陈宝琛作为宣统帝的老师，始终忠心于逊清小朝廷，是著名的清流遗老。但出于传统道德上的互相尊重，政治立场的相左并不妨碍两人晚年感情日笃，结下“螺江与马江，潮汐同一津”的情谊。陈宝琛认为，陈兆锵的退

隐是其在道德困境下的必然选择，称：“士君子有志用世，而世与道违，则亦倦而怀之已耳，焉能枉己以求合哉！”

陈宝琛对陈兆锵的退休生活也羡慕不已，称其“流莲花竹，天伦之乐，充然自足，承平可期，守此以老，亦无憾已”。我们仍能通过照片看到陈兆锵晚年与儿孙的诸多合影。陈兆锵育有两女两子，长女嫁与沈葆楨曾孙沈颢宜，由此两代“船司空”结为姻亲。至于将青楼女子林碧珠收为义女，使其顺利与爱国海军名将萨师俊成亲之类的事情，则为这位老人的晚年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

陈兆锵在生活中也颇有雅兴，在福州置有多处产业。法海路规模浩大的陈兆锵故居，是他60岁时为自己所购置，中西合璧的建筑格局透露出其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两种经历。后来，他又成为朱紫坊芙蓉园的主人，将此作为其闲游的花园。此外，他还领衔与海军界同人联合出资，为萨镇冰购置了泉山仁寿堂。如今，这些建筑都得以保护并对外开放，成为福州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陈兆锵曾在昭忠祠合祀海军泽袍时感慨：“夫人生遭际迟速有命，而身后之显晦，则亦有数存焉。”陈兆锵本人的一生，始终富有远见且不计得失地为海军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大概也是有着“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意味。在陈兆锵留下的遗物中，有一方刻着“曾经沧海”的印章，包含着这位老人饱经世事变迁后的从容心态。

【编者按】当武夷深山石缝中涌出的涓涓细流一路逶迤汇成闽江流入东海，当古田、屏南的山珍与平潭、霞浦的海味组合成一瓮浓香四溢的佛跳墙，当十邑乡亲用福州话同唱一曲《茉莉花》，山和海之间的阻隔便消失了。福州都市圈包括福州、莆田、南平、宁德、平潭等地。推进福州都市圈建设，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经济、政治需要融合发展，文化更需要打破城市边界。本刊特辟“山海交响”栏目，以文字为音符，演绎山海交响的时代强音。

一个人，一座庙，一台戏

李晟旻

首先是溪流，将村庄一分为二的溪流。

溪流叫鲤鱼溪。唐乾符年间，一个名叫张世豪的河南人经过此地，顺手往溪中扔下几尾鲤鱼。第二年，鲤鱼依然在溪里游荡，张世豪认定此地为风水宝地，定居于此。从此，张氏族人在此繁衍生息，直至1000多年后的今天，张氏后人仍然占据杨源村居民的绝大部分。

那时的张世豪可能不会想到，自己所带来的可不只是几尾鲤鱼和他的氏族，还有那出戏，虽然等到戏剧出现时已经是数百年后，但若不是他为祭奠父亲途经于此，若不是他的父亲为平定那场起义而战死沙场，那出戏不会在杨源延续400

多年。

戏叫四平戏。又叫四平腔，起源可以追溯到宋元南戏。这个形成于浙江温州的剧种一出现，便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快速席卷至周边各地，和当地的语言、音乐唱调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以海盐、余姚、弋阳为代表的三大声腔体系。这三种声腔继续在民间流传，融合、改造，因地制宜，又演变出各种不同声腔，四平腔便是其中之一。

一个人与一出戏，相距数百年，政权交替，朝代更迭，戏与人之间的牵连也随着历史的脉络丝丝毕现，当我们顺着遗留至今的这出戏往回追溯时会发现，戏不仅仅是戏，它关乎一个氏族，



鲤鱼溪沿岸古村落

一个村庄，一场战事，甚至一个朝代。

878年，黄巢起兵反唐，福建招讨使张谨奉命率郭荣等部将征讨，在闽浙交界的仙霞岭，双方展开九天九夜的激战，张谨和郭荣战死。北宋崇宁年间，张谨被追封为“英节侯”，并建英节庙祭祀之，长子张世豪“赴庙墓，遂不忍去”，卜居于政和杨源。

有了祭祀的庙宇，但祭祀所唱的戏却在数百年之后才出现。由于杨源地处偏僻，每逢祭祀活动经常请不到戏班，族人索性请师傅来族中教戏，四平戏就这样被带到杨源，与张氏族人一同扎根。每年的农历八月初六和二月初九，张谨和郭荣的生辰，四平戏都会在英节庙响彻三天三夜，以敬神明，以娱祖先。

这应该算是杨源四平戏与其他戏剧不同之

一吧，不为民间娱乐，而为纪念先祖。随着四平戏的发展及其在民众中的广受欢迎，除了庙会之外，每逢年节、婚娶、乔迁等事宜人们也要演一台戏庆贺，但酬神的初衷却将四平戏与祭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后世的我们看来，很难说清到底是战死沙场的将士成就了四平戏，还是四平戏让千百年前的先祖依然为人们所敬仰，但可以肯定的是，少了其中之一，剩下的一个都不可能保有今天的荣誉和盛况。

四平戏传入杨源的具体时期，如今恐怕已无人知晓，但经历的几次兴盛与衰败，倒是明明白白地写进政和400多年的发展史。康熙、雍正年间，是杨源四平戏的兴盛时期，除了每年庙会，戏班还被邀请到邻县演出。雍正末年，演出逐渐沉寂，酷爱四平戏的老艺人张子英变卖家产，重

新购置戏装道具组建戏班，四平戏才得以延续。光绪年间，戏班在寿宁演出时，香火不慎引发火灾，行头和道具也付之一炬。眼看着四平戏又要没落的时候，杨源武庠生张香国再次组建大规模的四平戏班，四平戏再次兴盛起来。民国时期，社会再一次经历动荡，四平戏也无可幸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杨源保留了全县仅存的四平戏业余戏团之一，虽规模不大，但总算从动乱的局面里将戏剧延续了下来。而到了“文革”时期，四平戏也经历了一场波折，剧本几乎散失殆尽。

对四平戏历史的研究存在不同看法：清中叶以后，戏剧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四平戏已经灭绝，甚至1984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也对四平戏下了结论，“该剧种已衰亡”。但其实早在6年前的1978年，沉寂多年的四平戏开始渐露苗头，这多亏了一家人，现任杨源四平戏剧团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张孝友及他的父亲和爷爷。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拂大地，也将重振四平戏的希望吹向杨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四平以工剧团的核心骨干张孝友召集几位老艺人，靠着回忆，一字一句将剧本复原于纸上。憋闷了十多年，流淌在老艺人骨子里的戏魂化为不舍昼夜的传唱和记录，化为流传后世的一折折一本本，化为那声抑扬顿挫、古朴粗犷的戏腔，时隔多年再一次被唱响。

古老的腔调经受住岁月的风雨洗礼，终究还

是在闽北的大山深处继续回响。当杨源村人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一人启口众人接腔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这一腔余响已穿越大山，响彻大山之外的另一片天地。1982年，地处闽东北崇山峻岭处的这座千年古村连同在此生根发芽了400多年的四平戏，亮相世人面前，中国戏剧的历史也被改写。

说回那条溪流。鲤鱼溪蜿蜒曲折，环绕着古朴的村庄。溪尾一座古廊桥横跨溪水之上，桥的其中一头便是英节庙。进门正厅一座古戏台，完整保留着清代模样，每年庙会敬献祖先的四平戏，正是在这里上演。



鲤鱼溪末端的水尾桥

农历八月初六和二月初九的两次庙会，热闹隆重程度堪比过年。祖先像从英节庙中被抬出，神铙开道，锣鼓喧天，一行人浩浩荡荡，身着戏服脸画油彩的四平戏演员也跟随其中，一路登上桃花岛。桃花岛不是岛，只是一个空坪，这里有祭拜祖先的祭祖堂，神像在喝彩声中被抬进祭祖堂，端放在祭台上，四平戏演员围着神像，唱戏娱神。祭祖结束后，众人又以同样的仪式和流程将祖先像抬回英节庙，以一场紧张激烈的冲庙仪式结束。下午，四平戏演出在戏台上正式拉开帷幕。

庙会延续了几百年，四平戏便唱了几百年，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四平戏不为外人所知，大山外的其他声腔剧种也不曾融合进来。山高路远，让四平戏有了不被打扰的生长土壤，孤独却纯粹地、坚实而长久地生长出一曲“中国戏曲活化石”，400多年前的韵味，未曾改变一丝一毫。

“不变”也许总体上是好的，它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保留着不可多得的原始面貌，但在某些时刻，“不变”也会造成困扰。戏后继无人，古稀之年的张孝友团长时时感到困扰。四平戏剧院墙上那幅由多名演员拼接起来的剧照里，虽然演员们脸上都涂着浓厚的油彩，但还是难掩皱纹和老态。张孝友说，剧团现有的20多名演员里，最年轻的也有40多岁了，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直以来，四平戏演员都是杨源村村民，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排戏，村里的戏是义务在演，若是有机会到外地演出，补贴也少之又少，“干一天农

活都不止这些钱，他们为什么要为了这一点点补贴来演戏呢？”张孝友直言。一些老艺人随子女去了城市居住，一身的四平戏技艺也随之带走。现存的这些老艺人，大多凭着对四平戏的满腔热爱坚守戏台，他们也许身躯不再挺拔，嗓音不再洪亮，但对四平戏的赤诚和对传统的坚守，如同这出戏本身，因了对祖先的崇敬和山海的依托，未曾改变一丝一毫。

再说一说那条溪吧。1000多年前游弋着鲤鱼的那条溪，围绕着这座千年古村。村庄黑瓦土墙，村道弯弯绕绕，绕过古道，山上一棵倒栽杉。1000多年前，张世豪一手扔下鲤鱼，一手倒栽下这棵杉树，生长千年，它依然枝繁叶茂，张氏族人也枝繁叶茂。祖先封了“英节侯”，溪尾建了英节庙，庙里的戏台上，四平戏在咿呀传唱。

如今，溪还是那条溪，鲤鱼争先抢食，充满生命力。倒栽杉郁郁葱葱，枝叶向下生长，像把凉伞。土墙花窗窄巷，村庄还是最质朴的模样。庙会总会如期举行，四平戏也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唱响，台上那些佝偻着背的老艺人们，腾挪滚打，缓急进退，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极尽情感和热爱，只是人之老矣，他们不知道这四平戏还能唱响几回，不知道身后还有多少人能接着唱响。一人启声众人合，帮腔拖音悠远绵长，长过了400多年，长过了几轮兴衰，很难说现在的它算是兴盛还是衰败，但希望它能像鲤鱼溪，像倒栽杉，像这座千年古村，也像战死沙场却庇佑村庄千年的祖先，这曲千年绝响还能响彻千年。

坦洋茶厝

缪华

清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年。

这一年，大清王朝发生了几件震惊全国的大事。首先是春节刚过，在位30年的道光皇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在风景秀丽的圆明园驾崩，享年69岁。其次是20多天后的三月上旬，道光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訢在皇室和众臣的拥戴下登基，这位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取年号咸丰，旨在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再次是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下游一带，并将大片中国领土置于其军事控制下，为进一步侵略整个黑龙江流域做足了准备。最后是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拉开了太平天国武装暴动的序幕，这个农民政权和清廷轰轰烈烈打了14年的大仗，差点要了大清的命。

皇权交接、外敌入侵、农民起义……都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如果此时有一个躲避

战乱、自给自足的地方，无疑是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白云山下的坦洋村就称得上是一个上好的理想地。这村子位于福安市西北方，隶属社口镇，从镇上出发傍山缘溪而行，跨龙凤桥、真武桥，就到了桂香山下那豁然开朗、风光秀美的坦洋。清人郭莘野的《坦洋村记》云：“至坦洋，四山排闥，一水中流，鸡犬相闻，園闌茂盛。”



福安坦洋村

清道光三十年（1850），坦洋村的施氏宗祠落成。大国有大国的苦衷，小村有小村的欢乐。宗祠落成当天，披红挂绿、紧锣密鼓，一派欢欣喜悦的景象。该祠由坦洋工夫红茶创始人之一的施光凌牵头率族人建设，面积 590 平方米，坐东朝西，外门楼转折朝南，属二进三天井五开间格局。祠堂往往代表某个姓氏在村庄的发展史和影响力。村庄形成之初，最早聚居的往往是一个姓或几个姓的家族。肇基创业、筚路蓝缕，待到家族兴旺、后人荣光之时，为祭祀、为延续，各姓会建起祭祀先祖的家庙。家庙也就是祠堂。而与施氏祠堂并起的建筑群，包括施光凌老宅和坦洋村的地标建筑——横楼。

施光凌，字鹏飞，号照川，生于 1827 年，卒于 1893 年，是一位武艺高强、膂力过人的汉子。在他的老宅大厅里，有一重达 300 斤的大石

锁。据说他每日晨练，其中一项就是举着石锁绕厅六圈。咸丰二年（1852）也就是壬子年，他投考武科，得中第 38 名武举人，例授武信郎，迄今在他老宅门上仍有“武魁”匾额。施光凌虽有文韬武略，但世道纷乱流民遍地，遂无意仕途隐逸家乡。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坦洋村民世代以茶为生，中举前后的施光凌同样醉心于茶，一身功夫衍化成一生工夫。他和胡福四等茶人潜心于创制和提升坦洋工夫红茶，当形肥壮匀整、味醇厚香浓、色红亮清晰的坦洋工夫红茶漂洋过海出现在英国，成为典雅的下午茶，立马获得王室与贵族的钟爱，于是，“英商购买华茶，以坦洋出产为最”，坦洋工夫一时风靡英伦三岛。

数量日增的红茶海外贸易，为地处偏僻的坦洋注入强劲的活力，使它迅速成为八方茶商趋之若鹜的生财之地。从清咸丰到光绪的几十年间，

远近茶商在坦洋设立的茶行就有三四十家，许多茶商、茶农在此定居置业。这里走出了施光凌、胡大盛、吴步云、施长堦、胡兆江等一大批纵横商界、叱咤风云的闽海茶商。我们凭借着文字和图片遥想当年，每逢春季，村中街市“工兮商兮，攘攘熙熙”，茶香浮动，弥月不散。“三月择茶三月三，身穿蓝裤漂白衫。头戴银簪快



坦洋工夫创始人之一的施光凌创立的丰泰隆茶行旧址——横楼

步走，去到茶行择茶干。你去街头‘松记’择，我去街尾‘万泰’行。坦洋诸娘手艺好，脚踏茶行好赚钱。白茶先择出去卖，乌茶后择价钱昂。绿茶细择粒粒宝，红茶净择卖番邦。也赚白银三十两，也赚衣裳三十箱。也赚鱼肉回家里，也赚好酒敬爹娘。”这首《三月茶歌》，俨然一幅坦洋择茶图。

施光凌正是在此间创立了丰泰隆茶行。咸丰年间取“丰”字，也算胆识过人。丰泰隆茶行旧址设在横楼，这里也是他的府第所在。从时间推算，横楼与坦洋工夫红茶诞生年份相近，差不多在1850年前后。该楼高三层，宽44米，是当年制茶与卖茶的基地。三楼和二楼做萎凋，我们入内5分钟，炙热如桑拿；一楼做发酵和烘焙，烘焙处可放置近200个焙笼。如今的横楼，人去楼不空，留存的制茶设备、工具等构成坦洋工夫红茶历史文化展示馆的展品，其中包括由茶界泰斗张天福发明制造的中国第一台揉茶机，以及见证坦洋工夫红茶发展历程的茶票等珍贵历史文物，一桩桩、一件件，向人们讲述着坦洋工夫红茶的前世今生。

与施光凌齐名的另一位坦洋工夫红茶创始人是胡福四（又名胡进四）。胡氏是最早迁入坦洋的族姓之一，同样也是因茶发家的典范。胡家建筑群在坦洋，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我们循深巷缓缓前行，一幢黑石砌筑、楼檐有柔美线条的院落扑入眼帘。“这就是胡家老宅。”向导介绍说。我们伫立宅门前，看到石墙上除了镶嵌着梅花窗



师傅正在做茶

格外，还有几个方形或拱形的小洞口，这应是用于防匪防盗的枪眼吧？院子不算大，但结构布局中规中矩。步出胡家宅院，不远处便是胡氏宗祠。胡氏宗祠于清乾隆八年（1743）开始建造，光绪年间重建，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是二进三天井五开间的格局。它位于胡姓聚居地的核心位置，象征着宗族的地位，是坦洋古村规格最高的公共建筑，也是坦洋现存古建筑的重要代表。胡氏在坦洋创办的茶行是最多的，有万兴隆、胡兴隆、泰大来、裕大来、同泰春等21家。一家茶行其实就是一家独立的茶叶公司，比如胜泰来茶行对外做生意就是胜泰来茶叶公司、裕大丰茶行对外就是裕大丰茶叶公司。这些茶行有自己的商号和商标，有自己发行的茶银票，还有的在福州设办事处（茶栈），与外国洋行、外商交往做生意。茶行从发放茶银、收购茶青到精制出厂、销售服务，实行一条龙运作。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



坦洋古茶道必经之路——清风桥

坦洋的每一幢老宅，都是一杯醞醞的工夫茶。村民告诉我，百余年的房屋虽然出现了陈旧颓废的现象，但茶香已浸透其中，成为老厝的味道，是名副其实的茶厝。坦洋村尚存古民居 20 多座，多为二进二托二天井五开间双侧屋的格局。而“屋脊垂鱼”是坦洋古民居的一大特色，寄托着老百姓趋吉避凶的良好愿望。坦洋的民居分布充分体现以宗族为中心的空间布局方式，比如上街以胡氏宗祠为中心展开布局，胡氏族人相对集中于这片区域；而下街则以施氏宗祠为中心，周围分布着施氏族人的住宅，具象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聚族而居的模式。

如果说胡福四、施光凌等人是坦洋工夫红茶的灵魂，那么众多的坦洋茶人就是坦洋工夫红茶的骨血。整个村庄以茶为生，所有村民以茶为业。我们从一首流传至今的民谣就可以知道当年坦洋是怎样的繁华，“茶季到，千家闹，茶袋铺路当床倒。街灯十里亮天光，戏班连台唱通宵。

上街过下街，新衣断线头。白银用斗量，船泊清风桥。”茶富足了村庄，茶富裕了村民。茶商用茶叶赚来的银圆建造住宅，施家建筑群、胡家建筑群及王家建筑群，皆如此。一座座规模宏大、布局精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具有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王家建筑群现存的四座大宅，分别为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当地人称这些大宅为“六扇八廊庑”，意思是每座大宅均由 6 间堂屋和 8 个厢房组成。宅内有天井、回廊、鱼池、花坛；有可摆下 10 桌酒席的大厅；有的大门前还保存着“门头亭”，亦称“下轿亭”，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富豪商贾，到此都要下马下轿。这几处大宅的主人皆姓王，当地人称“王氏兄弟宅”。

说王氏兄弟宅并不准确，因为它实为祖孙三代的居所。第一代主人姓王名正卿，生于 1822 年，卒于 1890 年，字思珍，号经犀。他与坦洋茶商吴步云共同创办了“祥生记茶庄”。由于他

诚信好义，善于经营，茶庄生意日渐兴隆，最盛时，仅“头春”茶销量就近2万斤。茶叶为他和他的家族赢得了大大的第一桶金，由此，他广置田产、修建豪宅，6座毗邻的大宅组成了规模宏大的王家宅群。每座的建筑风格统一，以厅堂为中心，左右对称布局，设前后天井、左右居室。现存4座，分别为王正卿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的居所。

位于坦洋上街的王家一号大宅，大门匾额上书“紫气东来”。门额两端，有宋代理学家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反映出主人期望在繁忙的经商之余，享受悠闲惬意的居家生活。有意思的是，大门上方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对辟邪招财的蟾蜍排水口，屋顶的雨水可从蟾蜍的口中吐出。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屋顶排水的问题，也巧妙蕴藏了民间神话“蟾蜍吐水”的寓意。我们进入大门，迎面是一扇高大的二道门挡着，既不让你一览无余，也不让它财气外流。沿两侧往里绕，是回廊和厢房。在这里，你必定会被民间木雕艺人的横溢才华所折服，正房厢房的窗棂上都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花鸟，或桃园结义或八仙过海或鸳鸯戏水或喜鹊登枝，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在这里触手可及。

被二道门、厢房和大厅包围的，是前天井。阳光从这里落下，雨水从这里落下，自然就有了一种与天相接的通透。接着，上几步石阶就来到高出一筹的厅堂。前厅和后庭之间，又有一道屏风阻隔。这里摆着高大的案几，上方有先祖画

像，两旁是楹联。如果祖上当了官或者出了名，主人就会把皇帝或者名人题写的匾额悬于高堂之上。无须多言，宾客就明白了这家先祖的风光。两旁是正房，常常柴门紧闭。厅堂左右，或有小廊与隔壁宅院相通，可谓厝厝相连、门门相通。隔壁的古宅形制基本一致，体现了先人和谐、开放、包容、共生的处世情怀。

我曾去过闽东的不少乡村，对那些保存了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建筑惊羨不已，因为这些乡村已然成为历史最真实的见证。细究起来，得以保留的老厝，多是家资殷富、家人入仕的人家。这些老厝经历了沧桑岁月，成为当今一个璀璨的亮点。坦洋工夫红茶创制成功、拓展海外市场的时段，恰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大清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不平等的条约让清政府把白花花的银子赔给英法等强盗国家，而坦洋村则用茶叶换回了白花花的银子。虽然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大国有大国的耻辱，小村有小村的担当。

清咸丰元年（1851），辛亥年。

这一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开幕。

这一年，坦洋工夫红茶创制成功，轰动世界。

64年后的1915年，由福建省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即坦洋工夫茶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金奖。

173年后的2024年，我们来到坦洋，访茶厝、循茶路、问茶史、品茶味。

妈祖故乡的元宵节

陈秋钦

1

生活是由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叠加起来的，只有春节元宵，才让无数华夏儿女因思念而聚首，因丰收而欢庆，因向往而祈福，从而成就了一年到头神圣的仪式。

在妈祖的故乡莆田，元宵节就是这种欢庆节日的典型代表。

元宵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里，不仅是一年之始的节日，又是大江南北都要举行的隆重活动：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游龙、吃汤圆、看花灯……欢庆节日的形式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在我的家乡福建莆田，春节要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做头牙）才算过完。而元宵节从正月

初三后就开始了，各自然村轮番上阵，各显身手。

每逢轮到祭祀游神那晚，整个村庄便灯火通明，亮如白昼。这一天的祭祀很讲究，厅堂里摆着好多张八仙桌，供着一个猪头、一个牛头和一只整羊，还有许多果品和菜肴。香炉和蜡钎寻了出来，擦得纤尘不染，黄灿灿亮闪闪地摆在三牲前面。每家每户献祭的大菜，该炸的、该煮的、该蒸的都已准备就绪：油光闪亮的鸡鸭鱼肉装在一一只只金边大盘子里，一一摆在大厅堂，厅堂里平时供着列代祖先的灵位。元宵节，自然也请祖先们出来“热闹风光”一番。

祭品由村里的乡老来摆放，荤素搭配，纵横交错，素的上面插上枝春花，鸡鸭的嘴巴插上鲜花，这摘花的活，母亲一般派我到木兰溪畔的油菜花地里折几串。祭拜天地环节，当然也免不了

酒水，酒必须是未开封的，水都是从木兰溪刚盛回的。那时的我还很小，拿着一个颇有年代的陶瓷瓶，摇摇晃晃地来到木兰溪边。微风吹过，阳光照耀下的溪水波光粼粼。巍峨的三紫山在清亮透彻的木兰溪水倒映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母亲忙着择菜切菜洗菜，张罗午餐必备的一道传统小吃——炆粉。母亲的美味炆粉在村里“美食专家”和“吃货们”的鉴定下，首屈一指，至今无人超越。

在一阵阵腻味的油烟和溢满肉香的蒸气里，母亲容光焕发。

当年曾在除夕守岁时，突遭倭寇入侵，时间急迫，慌乱之下，乡亲们把准备的十多种配料全部倒进去，加上地瓜粉一锅焖，仓促之下成了炆粉。从此，为了牢记历史，缅怀抗倭英雄，年年元宵的午餐必是炆粉。

2

元宵节，庭院地面必须保证干净、干燥。

“后山运乖似苦女，每遇元宵必下雨。”“风从虎，雨从龙，元宵得雨旺隆隆。”在我的记忆中，正月里阴雨连绵，地面坑坑洼洼，湿漉漉的，一脚踩着便会溅起水花。大人们须提前几天挑来沙土踩实、填平。谁家有空，就多做点事。乡亲们都很积极，为菩萨做事，给自己积德行善，何乐而不为呢？

闹元宵的队伍浩浩荡荡，逶迤数百米。

农历正月十六，元宵节最后一个“接神”的节日，我家是全村最后一组，也是狂欢的高潮。“跳棕轿”则是元宵节的主打戏。

那天一大早，弟弟跟全村男孩一样穿上新衣



棕轿造型朴素而又别致

服、新袜子和新鞋子，参与抬棕轿。这棕轿造型朴素，但很别致，两根一米多的竹竿，中间用棕绳绑着一架精致的座椅，由两个少年抬着。抬棕轿，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因此母亲早早就催促弟弟起床，抢着去抬。

“做头”，即“福首”，必须得到社公的“批准”。这程序较复杂，首先必须由大家公推，一般按男性辈分排序，而后用“卜杯”的方式经社公批准。第一轮是“常委”即各自然村的小头，而后由“常委”共推，但大都由“卜杯”确定，选出头领即全村的头，即“做头”。“做头”的职责是为全村明年的社火活动起到组织作用，事无巨细都归他管。各基点的小头则负责组织欢送车马大队事宜。做好了，全村信徒有赏，明年则继续“择优录取”。

凡是参与元宵活动的人员或志愿者都可以在“做头”人家用餐，给其家庭增添喜庆。“做头”

不乏江湖义气，为人豪爽大方，把缸里的大米和面粉全拿出来。做事会盘算，考虑又周到，为了给大家“节省脚力”，请了年轻力壮的“义工”把饭菜挑到“跳棕轿”家门口，席地而坐，省事又不浪费。

抬棕轿还有一个好处，每抬到一家，这家主人热情慷慨，见者有份，一包红双喜香烟和两个橘子。这样抬了一天，弟弟口袋装满了香烟，手提橘子，甬提有多高兴！

元宵活动的前奏，村里先有十音八乐的团队到主人家报到，就像音乐的前奏，算是预热。

“砰砰砰”，三门铳三声巨响，元宵节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开始了。各家门口烧起柴火，迎接大神，给菩萨路过“暖脚”。主人都早早地恭候在自家大门外，迎接闹元宵的队伍，虔诚地接过香炉，摆到厅堂香案上。行进中的元宵队伍呈现一道别样靓丽的风景。20多个女村民组成的女子车锣鼓



男子们参加“跳棕轿”活动

队，服装整齐，动作划一，边推车边敲打，富有节奏，不断变化的队形，花样繁多，气派十足，令人眼花缭乱。

这时，“跳棕轿”开始了。男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轮番上场，他们绕着熊熊燃烧的红薯藤或甘蔗叶，欢快地“跳棕轿”，不停地翻转，一前一后，配合默契，前放后收，一张一弛，富有节奏感。几圈下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旁边的男子察言观色，随时准备应战，充当“候补委员”，自然接力，无缝衔接。此时此刻，吆喝声、锣鼓声、加油声、鞭炮声，声声入耳，在空中回荡……

庭院里的男人们满面红光，热火朝天，厅堂的老人、女人和孩子们也不闲着，高大魁梧的“社公”穿着红色法衣，一手转着铃铛，一手拿

着“元锁”在香炉上环绕着，微闭着眼睛，嘴里自然忙得厉害，含混不清的音节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听不懂。信仰的魅力也就存在于这听不懂之中——但那必是最虔诚的祝福！

大概念了5分钟的工夫，在他的授意下，轮到“挂脰”的男孩出列，这些男孩子都未满16岁，他们虔诚地接过“元锁”，母亲们则站在身旁拿着香，拉着儿子拜天地、拜祖先，祈祷健康成长，学业有成。

每个男孩的仪式约5分钟，我家那庭院男孩最多，有十多个。“社公”念得口干舌燥，嘴角唾沫直翻。旁边坐着一位吹唢呐的民间艺人，腮帮鼓鼓的，唢呐一响起，会憋出一对深深的酒窝。他眼睛微微闭着。两人好似一副弥勒佛的形象，一站，一坐，一吹，一念，配合得天衣无缝，相



未满16岁的男孩“挂脰”，虔诚地接过“元锁”

得益彰。

拜拜的地方很狭窄，一次只能并排二人，旁人背靠背擦身而过，但大家脸上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母亲操心我这“疯丫头”，就派姑姑到处找我，我正和男孩玩得不亦乐乎。年长我6岁的姑姑，见到我二话不说，抓着我的袖口，就像老鹰捉小鸡，将我拽到厅堂拜拜。我一向惧怕姑姑，自然不敢反抗，于是跟着众人跪下来。现场十分喧闹，我仍听清母亲的祈福：“保佑我家钦钦，聪明伶俐，将来考上大学，出门坐四轮的轿车！”我赶紧跟着磕头拜拜，应付了事。

尽管母亲去世多年，但我的耳畔似乎还回响着母亲祈祷的清音，还有姑姑不容商量的语气：“拜拜慢一点，多拜几拜！”

元宵是一年中最快的时光，能留住一分钟是一分钟。现在姑姑定居英国多年，每每谈起老家的元宵，她的情绪难以自控，激动不已，让我多发视频，多拍照片。“跳棕轿”成了她心中永远的乡愁。

“跳棕轿”活动接近尾声时，有人举着大旗，绕着庭院一圈圈奋力奔跑，在场的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喊叫着，把元宵活动推向高潮。弟弟因在“跳棕轿”过程中，用力过猛，嗓子沙哑。一脸心疼的母亲用冰糖熬雪梨给弟弟喝。弟弟在我面前炫耀着，故意吧唧吧唧地喝着，以引起我的注意。我心里气恼，但表面上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砰砰砰”，三门铙三声巨响，在吹鼓手的

一再催促下，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母亲分“丁饼”，每人一袋，寄托着每家每户来年添财添丁的虔诚愿望。闹元宵的队伍离去时，母亲火急火燎地往火堆里夹块最大的火炭，往灶膛里塞着，默念：“保佑今年家里，六畜兴旺！”

白天“跳棕轿”，夜里除了放烟花，还有“过洋”。我家的庭院是元宵“过洋”的落脚点。

现在的园头、西湖、后山在古代，是一片连着的小平原，也叫“洋”（本地话）。这三个聚合点都在“平洋”中。明后期木兰溪改道，才由原来的一个“洋”形成现在的三个村。尽管后来小平原被冲散了，但每逢元宵社戏之余，这三个村的信众仍互相串门拜年，这过程就叫过洋。

夜色中，一对一对新婚夫妇提着灯笼，如一条条长龙，流光溢彩，气势恢宏，照耀在每对夫妇的心中，寄寓早生贵子，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欣赏完“跳棕轿”，大人们就要带孩子们高高兴兴去游春。而去湄洲岛游春，是乡亲们过年的神圣仪式，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

母亲带着我前往湄洲岛祖庙烧香祈福，希望新年讨个好彩头。湄洲岛全岛南北纵向狭长，形如蛾眉，故称湄洲。作为妈祖祖庙所在地，香火缭绕，彩旗飘扬，梵钟磬音，是名扬天下的圣地。湄洲女梳着妈祖平安髻，穿着大海衫和红黑裤子，像星星一样撒在湄洲岛的各个角落，惹人

注目。

每逢元宵节，正是村村有戏台，上演莆仙戏的高潮期，到处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戏迷奶妈一般会派机灵的我抢占有利位置。第一排不能占，那是留给菩萨的座位。莆仙戏锣鼓一响，观众聚精会神，随着剧情，心情跌宕起伏，看得如痴如醉，摇头晃脑，甚至痛哭流涕。

所有的村庄都有“游神”活动，而妈祖巡安也理所当然成了元宵节的重头戏。天后銮驾所经之路，所有人家都在门口摆出隆重又精致的迎驾香案。伴随巡安的队伍，不仅有端庄隆重的开路仪仗队，热闹喧天的十音八乐队伍，雄姿威风的武术表演队，更有数十辆装饰精美的彩车，融科技与生活、人文与艺术于一体，各路民间表演艺术家粉墨登场，各显神通。全国各地乃至海峡对岸的台湾民众成千上万纷至沓来，夹道伴行，数公里内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演绎



妈祖平安符

一场场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的交响乐章……

妈祖巡安活动，是一场激奋人心的行为艺术。造就如此行为艺术的背后动力，是民间百姓对妈祖信仰的虔诚！

信徒们此行目的，必求一张平安符。讨到平安符，乡亲们如获至宝，单凭如何珍藏平安符，就能彰显女人们的智慧。有的贴在门框上，充当门神；有的当装饰艺术品，挂在私家车上；有的在灯下，“临行密密缝”，缝在游子的衣领上；还有的悄悄地放在小孩的文具盒里……

在妈祖面前，无论男女老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国界，都一脸肃穆，敬香磕头，非常虔诚。也许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下，受到大人们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年少的我们也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降低音量，不敢高声喧哗。

春节接近尾声，游子们收起行囊，继续奔向远方。

元宵结束了，闹元宵的队伍就要在“尾接”集中，所谓“尾接”就是今年闹元宵的最后一家，也就是来年闹元宵的时候，这一家由“尾接”变成了“头接”，老家的元宵就这么交接循环下去。

元宵节就在这样一片欢乐而祥和的氛围中度过了，却令人回味无穷。这种念想充实并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犹如照耀生活的光。它散发出独特的气味，召唤着全新的生活。

香草斋前诵杨花

江 岚

重来三坊七巷，与头一次的感觉大不一样。

头一次来，是多年前的岁末，三坊七巷的修缮工程刚竣工不久。当时住在巷外，从入住的酒店里出来，只要三五步，就进入了坊巷的范围。一踏上粉墙黛瓦夹道的青石板路，陡地觉得空气变得庄重斯文。高楼大厦都淡出了，现实的喧嚣

也淡出了，变成遥远模糊的背景。那天也下雨。

不是连绵的春雨，也不是湿冷的冬雨，是天阴着却不沉郁，不时有零星洒落的一点点雨滴。像古琴弦上弹拨出来的单音，衬着高跟鞋踏过的节奏，构成质地绵密的一些回响。不成曲调，却糅合着唐诗宋词里的气韵，在千百年后现实的天空



南后街

底下，柔和婉转地激荡。

南后街是满眼普通杉木原本的颜色，缀着屋檐下一盏盏大红的灯笼。一路走，一路是泥塑彩绘的墙头翘角，精雕细琢的门扇窗棂。飞禽走兽，人物花卉，细节奇巧细腻，用传统的吉祥图案传递着衣锦、文儒、光禄……坊巷纵横中，一砖一瓦富而不燥，贵而不骄。有别于偏正分明、正襟危坐的北京四合院，这里格局严整，却没有家长制的肃然权威。也有别于分而不离、自成一统的闽西客家土楼，这里用不着防御什么，可以洒脱着清平世界的开合有致。

陈襄、郑性之、林则徐、严复、沈葆楨……宋明清以降，这蜿蜒的山墙之间，静穆的飞檐之下，衍生出多少名动一时的人物。可等我赶来时，他们的故事早已收场，他们的身影只停留在岁月泛黄的书页里。情节跌宕的古意，气韵与色彩糅合成的痕迹，并非闽都市中心今日现代的繁华基调，却朗朗坐落于都市之中。

据说修复前的三坊七巷斑驳破落，又据说修复后的三坊七巷不尽如人意。然而较之摧毁，修复毕竟是对历史创口的疗伤止痛，是对文化底蕴的真正敬重。所谓历史的转折总难免突兀，风雨变迁中只要还有那一段气韵，那一点风骨绵延，就是泽被后世的力量。以我这过客的急迫而新奇的眼光，即便只能匆匆一瞥，也深深感慨那种闻名已久的文韵绵延、物华常新。

此后经常想起三坊七巷。那个地方就有那样的魔力，让你去过一次之后，不期然地总要想起。而每一次的想起，也只是想起了而已，不需要很多理由。

如今终于重来，这一次是不一样的。《侨报》作家访华团一行十数人，都是文友，彼此志趣相投。承蒙东道主的盛情，我们得以落脚在坊巷里“聚春园驿馆”的名仕居。拖着行李一踏进去，厅堂、天井、廊柱，木结构建筑典型的精雕细琢迎面而来，立刻催生出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以



聚春园驿馆

为那些一直躲藏在诗里书里的窈窕的名字，比如黄淑窈和黄淑畹，比如游合珍与林琼玉，随时可能在檐下倚门回首，与你面对面，咏残月，诵杨花。

接待的晚宴也安排在同样风格的餐厅里。一递一进的格局不像“餐厅”这个词在别处司空见惯的那种桌椅一排排，而只有镂花木格下的一张圆桌。新交旧识，我们十几个人团团围坐，不觉得生分客套，竟仿佛是重现了遥远的时光里，坊巷人家兴兴头头过日子的齐整富足。

餐桌上，文友燕青建议说，喝橄榄汁吧。我闻言有些讶异，橄榄汁难道不是只在观音娘娘的甘露瓶里，用来普救世间苦难的吗？还能喝？等那橄榄汁送上来，才知道橄榄汁不仅能喝，而且的确好喝，甘甜解渴，兼齿颊留香。东道主在一旁笑着补充：“橄榄是福建特产。三坊七巷里最有名的‘大世界’橄榄，你们明天一定要记得去尝一尝。”



南后街大世界橄榄

我心里打一个大突。橄榄。我偏爱的甘草榄，我祖父喜欢的和顺榄，是我儿时几乎唯一的零食。而我在广西桂林出生长大，当地并不盛产橄榄。那时尽管物资匮乏，附近的小卖铺里多多少少也还有些本地出产的零食，橄榄倒不是总能见到。然而祖父不时给我买的，只有橄榄。我没想过是为什么，更没问过。

此刻恍然醒悟：橄榄之于终身滞留他乡的我的祖父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样零食而已。那除烦醒酒的一段始涩后甘，是他记忆里不能磨灭的福建的味道，故园的味道，乡愁的味道。

多少场景变了，多少世态变了，多少人事变了，而味道是永远不会变的。只因他与那味道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所以要把这一种亲缘经由那味道传递给我，也是自然而然。这一点，我想，祖父生前肯定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过。突然间很好奇，不知我祖父我叔公他们，平生可曾从闽西的乡间到过省城？他们生前曾经一再嘱咐过我，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回福建看看。如今他们的在天之灵会不会知道？数年来我不仅回来过，而且从闽西到闽北，足迹丈量过八闽大地许多的都市与乡间；我也不仅自己回来过，还带着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探访过永定土楼旧居，拜谒过宗祠祖墓。

再举起那杯橄榄汁，狠狠喝一口，心里相信，他们此刻就在某处，居高临下，笑看我借由这一种味道的甘涩相生，接续起这一段亲缘的血脉相连。

饭后回到驿站，夏天兄泡起一壶好茶，大家围坐在厅堂里说文论字。我们平时散居美国各地，聚在一起也不容易。初秋时节，微醺的笑语，半酣的情绪，依稀是黄淑畹的描摹：“坐久不知更漏尽，满天凉露湿轻纱。”

黄淑畹，字纫佩，清代大诗人、藏砚家黄任（字莘田）先生次女。黄任先生曾学诗于王士禛，与当时名士顾侠君、汤西涯、姜宸英交游唱和，博采众长，生平作诗以千首计。现存《香草斋诗集》（又名《秋江集》），共6卷970多首，尤以七言绝句秀韵独出，名闻八闽，流誉全国。特别是流布到台湾之后，家传户诵，对当地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任性情耿直，宦粤期间虽“有惠政”，终因不善逢迎拂袖罢官，归居光禄坊早题巷中其外祖瓠香先生许友的墨庵旧址，改名“香草斋”。终日诙嘲谈笑，专心吟诗藏砚。他笔下的清词丽

句，以《杨花诗》流传最广：“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杨花可暂停。到底不知离别苦，后身还去作浮萍。”承转隋无名氏“杨柳青青着地垂”的诗情，深化宋人陆佃“杨花入水化为萍”的句意，一唱三叹，真是“有妙思，有新色，有跌宕之致，有虚响之音”，诗坛自此雅称黄任作“黄杨花”。

世人谈香草斋诗，必然要连带提到黄氏家学渊源，道韞有女。

明清时期虽有章学诚一类保守派学者对女性写作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但女性文学创作的蓬勃之势已不可阻挡。闺阁精英秉承《诗经》为源头的诗学传统，“以温柔敦厚之旨，写和平庄雅之音”，自觉构建的女性文学体系日趋丰满，景观日趋成熟。有清一代，女作家及作品遍及全国各地，苏、浙、闽三地以自身独特的闺秀诗学历史谱系之完备，并称三大核心区域，拥有强大的辐



早题巷黄任故居



早题巷



射力。而闽派闺阁诗坛之大盛，以“光禄派”群体为代表，香草斋才女们则是这一派的中坚力量。

陈芸《小黛轩论诗诗》载：“派传光禄记吾乡，姊妹黄家草亦香。”黄家不仅有黄任次女淑畹能诗，长女淑窈同承庭训，也有才名，姊妹二人的诗文“为时传诵”，“时人皆称之”。后来的游合珍和林琼玉，又是这两姊妹的千金，黄任先生的外孙女，也是香草斋后人。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卷一载：“乾隆间，吾乡闺媛之能诗者，无过素心老人。”素心老人名许琛，字德瑗，以“苦节闻于当世”，才德并称。她是瓯香先生许友的曾孙女，与黄家是姑表亲，算来还是香草斋旧人。

光禄坊诗风所被，远近乡里女子也多被感化，从而使得闽派女性诗文与浙派一起，成为清末文坛上熠熠生辉的两颗明珠，很早就被译介到了海外。

而今夜，光禄坊早题巷就在咫尺之外。从这个时代这个位置上向历史的来处回望，我们可以听见曾任闽海关税务司的华善（P. R. Walsham）的感慨：“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迈得很快，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福州这么明显，那些长期生活在福州的人们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妇女们怎样从落后与黑暗中过渡到文明。”

我们还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近代的林徽因，看见庐隐、冰心。历史碎片闪光的线索，牵扯出一代代坊巷女性们在犀玉添火之际、绣针停线之余的笔下生花。她们用与同时代男性诗人迥然不同的风格，抒一己之怀抱，扬彤管之辉光，带



三坊七巷冰心故居

动了闽派女性文学的发展，更昭示出女性文学活动的正统性与合理性。在八闽乃至全中国迈向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为女性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为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她们继晷焚膏，以自身的才华、胆识和勇气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足以傲视他省，成为激励全国女性文学创作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

眼前有宗子、夏天两位仁兄续水添茶，侃侃而谈，说文字说文人说文风。身边是女博士秋尘穿唐装小上衣，对答如流。他们的手势与表情如此生动，凭借一点与坊巷的文脉因缘、思接时空的声气相投，当年香草斋中“炉烟袅袅泛轻风，兽炭红时月正中”的文学雅集情境宛然。

暂时屏绝日常琐事的纷扰，用诗情文心延续着古意的趋向，渲染出与当代有体肤之亲的形态，展开坊巷里扑面而来的新篇章，凝结成这个城市终将令我们不断回望的心声。

重来，在三坊七巷里，最是小庭明月夜，闲来风送一帘香。

人事几乘除，离合那可料

——探访末代帝师陈宝琛的鼓山题刻

张浩清

地傍乌龙江潮澎湃，门对五虎山峦叠翠。

闽县螺洲，偏安狭长的福州南台岛西隅，在明清两代文教兴盛、人才辈出。1848年10月19日，陈宝琛出生于螺洲世代簪缨之家——陈家。他早年科名顺达，中年蛰居乡里，晚年重获大用，一生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与民国，于1935年3月5日病逝，以米寿之年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寓怀。陈宝琛高寿，雅号也多，比较为人熟知的有：弢庵、橘叟、橘隐、沧趣楼主、沧趣老人、听水斋主人等。这些号大多与螺洲的楼阁、闽江畔的橘子、鼓山的听水斋有关。他工书法，字体古朴典雅、风骨棱棱，因字伯潜，被时人称为“伯潜体”。

今天，在鼓山灵源洞苍崖和涌泉寺、西禅寺

等寺庙，稍加留意便能看到落款弢庵、伯潜、听水居士的“伯潜体”摩崖石刻或石柱楹联。这些字迹如电光石火，让人一下子在眼前浮现出这位“冰渊晚节期无忝，桑海余生会有涯”的世纪老人。

雅好：听水洗心

陈宝琛人生中38岁到62岁的黄金岁月，是在福州度过的。

这24年里，他几上鼓山已不可考，但对这座“州之望山”的喜爱可谓至深，“方山于我亲，鼓山是我邻”。1887年，年近而立之年的陈宝琛在灵源洞喝水岩旁“立”了一斋——听水斋，“予之归，年未四十，尝为‘沧趣’‘听水’二楼，



2024 年完成修葺的听水斋 林双伟 / 摄



陈宝琛“听水”题刻 林双伟 / 摄

以娱吾亲”。

自宋以降，达官显宦、公卿大儒、高僧大德登览此山多有留刻，灵源洞一带苍崖几无片隙。陈宝琛夏日里“逃暑入山”，观摩前贤题刻，也写下 80 字，镌刻于听水斋旁如刀削的崖壁上。

听 水

听惯田水声，时复爱泉响。
 循崖临窈深，入崦息夷敞。
 老禅风烟寥，枯涧草木长。
 活活隔岭流，日夜遂孤往。
 僧闻试函笈，我倦借轩幌。
 危滩梦中遥，连雨心上爽。
 独寐惭人宽，六凿谢天养。
 以兹傲愚溪，西亭在乡壤。
 庚戌六月，逃暑入山，就晏师坐处结一

小寮，得八十字。

弢庵

“听水”两个擘窠大字，笔画繁简悬殊，但处理得体，能够计白当黑，形态儒雅刚毅，足见书家深厚功力。旁边诗刻则用小字楷书书写。这些楷书杂糅欧体楷书、柳体楷书以及黄庭坚楷书而自成一统，是“伯潜体”的代表作。

陈宝琛自小在乌龙江边长大，那一带平畴千里，滔滔江水声、潺潺田水声早已“听惯”。灵源洞溪涧的水，从高处落下，“活活隔岭流，日夜遂孤往”，自与山下的水不同。

他在《鼓山灵源洞听水斋记》中写道：“凡物能为声者莫如水，水之在山也，清澈剽厉又十倍于常声。”他兴奋地写到山居遇到暴雨天时的罕见景象，“遇冻雨，则灵源洞口，如鼙号雷殷、万

马之奔腾也”。听雨斋原为石质船形，山洪奔腾而下时，人立“舟”头，有怒浪前行之震撼感。拥有非凡胆魄之人，方能见这非常之景。

灵源洞是位于两峰之间的一道深涧，此地深邃幽僻、林木荫翳。郁达夫曾有一段记述：“崖石、崖石，再是崖石；方的、圆的、大的、小的，像一个人的，像一块屏风的，像不知甚么的，重重叠叠、整整斜斜；最新式的立体建筑师，叠不到这样的适如其所。……这一区的天地，只好说是神工鬼斧来造成的，此外就没有什么话讲了。”

陈宝琛构斋灵源洞下，主要还是修心。他少年早达，青年身居“枢廷四谏官”之一，刚直不惧、进谏弹劾、指点江山，终因言获罪被降五级，又逢母亲去世，便辞官归隐。“委蜕大难求净土”，可是离开尘世、摆脱愤懑，又能哪里去呢？灵源洞恰是一个“洗心”的净土，“寒暑昼夜，备诸声闻，洗心涤耳，喧极生寂，水哉水哉”。

61岁时，陈宝琛又在永泰塘前村后山龙塘瀑布附近，营建了“听水第二斋”。这里“幽潭密竹，面对飞瀑，声如壑雷”，他常携家人夏日小住修心，并有诗作纪之。

1935年3月，陈宝琛在北京病逝。灵柩从北京经上海转水路运抵螺洲，于12月归葬于马尾登龙岭。山下，闽江日夜不息浩荡向海。他与夫人王眉寿静卧南坡，幽明相伴，听江涛海风倾诉，观世事沧海变迁。

兄弟：风雨为怀

陈宝琛有六位弟弟，兄弟间情深谊厚。这种棠棣之欢、兄弟之情，在当时就为世人称道。听水斋斋下立石和石壁联诗可见一斑。

这块长条立石在听水斋一楼外侧，有一米多高，石上刻有陈宝琛草书五律一首：

石氏好兄弟，雁行来水斋。
长如拄杖立，少亦听琴谐。
离合那可料，扶携兹自佳。
维摩长一榻，风雨若为怀。

叔毅、墨樵树二石斋前漫题。

弢庵

陈家“宝”字辈兄弟排行中，陈宝琛是老大。除了早夭的六弟陈宝瑀，他还有五个弟弟，分别是宝璫、宝璐、宝琦、宝瑄、宝璜。六兄弟中，宝琛、宝璫、宝璐中进士，宝琦、宝瑄、宝璜则中举人，这就是著名的螺洲陈氏“六子科甲”的故事。

这次到访听水斋的是三弟陈宝璐（叔毅）、五弟陈宝瑄（墨樵）。

陈宝璐（1858—1913），字敬果，又字叔毅，号韧庵，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的祖父。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未几，引归，一委于学。从谢章铤问学，谢歿，代主致用书院一年。

陈宝瑄（1861—1894），字敬斋，又字墨



陈宝琛手书“石氏好兄弟”石刻 林双伟 / 摄

樵，号仲起。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敕授文林郎。陈宝瑄善作画、爱石章，精鉴赏印纽，自号“耽石斋主人”，藏有田黄等名贵石章数百枚。

从题记和诗句可知，陈宝璐、陈宝瑄来听水斋时，在斋下立了两块石头，“长如拄杖立，少亦听琴偕”。可惜，我们今天已找不到另一块立石。1893年夏天，陈宝瑄正在温习功课准备乡试，此番上山得两位早年考中进士的哥哥陪读，自然效果奇佳。八月，光绪癸巳恩科开考，陈宝瑄如愿中举。

我们如今在听水斋下读这首诗刻，仍能感受到陈宝琛兄弟之间的浓浓深情。两位弟弟和两块石头一起“雁行来水斋”，石头互相依靠、扶携的场景，可不就是兄弟应有的样子？

“维摩长一榻，风雨若为怀”，陈宝琛想起了苏轼、苏辙兄弟“夜雨对床”的约定。这种手足情深、促膝夜谈的场景千百年来总是让人动容。韦应物有“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白居易则说“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苏轼赴凤翔就任前夕，与弟弟人生中第一次分别时写道：“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在结尾句，陈宝琛相信自家兄弟也能一如古人，相伴维摩榻，风雨若为怀。

在灵源洞前溪涧西壁，游客很容易被手捧经书的竺道生摩崖造像吸引住。如果细心的话，就会看到造像边上陈宝琛与三弟陈宝璐的行书题刻《雪坪夏坐偕叔毅联句》。诗末记载手书者伯潜。这首长诗佶屈聱牙，用字用典艰涩生僻，无甚可观。但它是陈宝琛在鼓山的楷书、草书石刻之外，冷峻遒劲的行书石刻。

人生在世，离合难料。陈宝琛虽然兄弟七人，但经历多波折。“离合那可料”，是他的一声感叹，却一语成谶。陈宝瑄中了举人后，次年就不幸染疫，被医生误诊病故，年仅34岁。陈宝琛在挽联中悲痛又自责：“上有老父，下有藐孤，年盛才长胡可死；田舍汝劳，刀圭汝误，天穷人厄愧为兄。”在《听水斋杂忆》第四首中，他又对移

石题诗一事追悔不已，“移石题诗事偶然，那知讖发甫经年。却添衰白登高泪，不见明秋月再圆”。在诗末自注中，他写道：“癸巳七月，叔毅、墨樵树二石斋前，余诗有‘离合那可料’语，而墨樵甲午八月歿。先君九月入山，见之尽然以为讖也。明年六月，先君即见背。”

1913年1月13日，三弟陈宝璐也因病医治无效，在螺洲逝世，时年55岁。在北方的陈宝琛得知噩耗，在给二弟陈宝璠的家信中痛不欲生地写道：“昨接虞电，骇恸欲绝。顷得复电，知叔毅病才两日，遽尔不救。其平日少行动，湿痰停滞，时为之虑。加以丁此时世，亦一致病之由。不意三年之别，遂成永诀。痛哉痛哉！弟万里生还，犹有一年之聚，然亦何以为情。迢迢南北，白头兄弟，只我两人，兄自知宽譬，不貽弟忧，弟亦当自保重也。”

陈宝璠与陈宝琛仅相差一岁，两人从小一起游玩、念书，一同长大，关系最为亲密。陈宝璠曾任云南曲靖府知府，辛亥革命后，他交出官印，由曲靖返回福州，于1933年3月病卒于螺洲老宅，享年85岁。最后一个，也是最亲近的一个弟弟又先自己而逝，对晚年陈宝琛打击很大，不出两年，这位“末代帝师”也仙逝于北平灵清宫寓所，享年87岁。

师友：唏嘘万端

鼓山近千年留下的600多段摩崖石刻中，以

朱熹、赵汝愚石刻最为知名。

在灵源洞往东石门的苍崖上，陈宝琛多次吟咏赵朱二贤一来一往的题刻，“天风海涛情谊长，二公遗墨快心目。”光绪甲午（1894）四月，他在赵朱两段石刻正下方的踏石上，恭恭敬敬地镌上一首五律：

济川须我友，相与但一诚。
二公道义徒，兹焉见平生。
志得无管葛，身危运亦倾。
拂石谗来哲，谅此歉歔情。

赵朱二公题石下感赋，时光绪甲午四月，听水居士。

百年的光阴侵蚀了石上诗刻，个别字已漫漶不清。游客仰头欣赏赵朱石刻时，很少会注意到踩在脚下的这段诗刻。

这些蒙尘的字迹间，依旧可辨陈宝琛对朱文公、赵忠定公的景仰与敬拜：辅佐君王还须我等忠义之徒，平生相交以诚、相处以道，有管仲、诸葛亮等古贤相的志向，但也会因身危而命运倾斜。一遍遍擦拭石刻，希望后来者也能深切感受到这种唏嘘万端之情。

石门边一棵老松，树干弯曲若老翁，后被风刮倒。在听水斋隐居期间，陈宝琛常到这里散步，见此感慨万千。他“画以存之，题曰石门松隐”，并题有“及见支离百岁身”诗句。他从老松遭遇，似乎看到了朱熹、赵汝愚的身影，又仿佛看到自己的未来。

在千年名刹福州西禅寺，入殿大门石柱上的



赵朱题刻下，陈宝琛诗刻静卧踏石上 林振寿 / 摄

对联，是陈宝琛手书的朱子名联：“碧涧生潮朝自暮，青山如画古犹今。”大儒朱子，是他一生追崇膜拜的圣人。

冥冥之中似有轮回。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驾崩，光宗禅让，宁宗赵扩继位。八月五日，由于赵汝愚的力荐，65岁的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宁宗钦点的10名经筵讲官之一，但仅当了46天帝师，朱熹便被罢免。宣统三年（1911），63岁的陈宝琛成为冲龄溥仪的帝师，师徒一处就是20多年。陈宝琛去世后，溥仪赐予他“文忠”谥号。

1902年，陈宝琛在《听水斋杂忆》中，忆及十多年来与听水斋相关的人与事，感慨人事沧桑之变，“携稚山斋理梵书，廿年人事几乘除”。

隐居期间，师友常来听水斋相聚。如，光绪

十三年（1887）七月十五之后的月夜，陈宝琛在听水斋扫榻接待著名学者谢章铤，“昨夜峰头月，山庄照著书”，“海风吹短发，且喜未扬尘”。常来往的，还有著名藏书家叶大庄、龚易图等。他的外甥高向瀛也在石门留有诗刻，记载与梁和钧、陈用刚等人同宿山中之事。其中，“对话听水斋，坠石犹省记”一句诗句自注中，

提及“斋前对坐有巨石落其间”。20年来，师友零落，令陈宝琛无比感叹。

听水斋边上就是涌泉寺，陈宝琛在涌泉寺大殿和回龙阁立柱上，各自镌刻一副“伯潜体”楹联。

涌泉寺大殿石柱上刻：

能度众生，岂独潭龙知所讲；
愿闻一喝，长教海水不扬波。

回龙阁立柱上刻：

高树夹明漪，本来清净宜常住；
巍峰当杰阁，合有英灵在上头。

这些字迹带有清末民国书坛上自成一家的陈氏书法的明显特点，起笔藏锋居多，与陈宝琛号“弢庵”的韬光养晦之性情相表里，也与这段清幽隐居生活相对应。

古镇螺洲

林 山

曾经生活在螺洲。从小就听说当地流传的一个神话故事。

说是在古时，螺洲有个孤儿，名叫谢端，靠邻里乡亲轮流照顾抚养。到18岁，就自立门户。勤劳本分的谢端因家贫未娶妻。一天下田劳作，捡到一颗特别大的田螺，就带回去，养在水缸里。不久，谢端每天回家，桌上都有热菜热饭。以为又是邻里做好事，就去感谢。邻居都说不是他们做的。有个邻居还说，是你家媳妇做的。大惑不解的谢端，这天特意提早回家察看，见有女子从水缸出来，烧火做饭。谢端上前询问，答说是白水素女，天帝派来暗地里帮你成家立业。今被你发现，只好回到天上。你辛勤劳动，就会丰衣足食。给你留下螺壳盛米，源源不断，可以无忧。谢端因此勤俭持家，娶妻生子，经过努力还当上县官。

后来又看到典籍资料，有多种版本，但大同小异。比较接地气的是说，谢端隐于江滨荒洲过着清苦的单身耕读生活。上苍感动，暗派螺仙女徐氏为之操持家务。后双方产生恋情，徐氏便留

在了人间，过起相夫教子的静好生活。螺洲人将徐氏称为“螺祖妈”，洲南的乌龙江段叫“螺女江”，简称“螺江”。明朝永乐年间，闽中十才子之一王偁题写的“螺仙胜迹”石碑，至今还在。所有的传说都有依托。这些神话传说，寄寓了百姓对“天道酬勤”“勤劳致富”的祈愿。

闽江，从有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武夷山衍脉而来，一路蜿蜒东去。在下游，遇



“螺仙胜迹”石碑

到南台岛，拥岛而过，分成乌龙、白龙两江，舞到三江口，汇成马江，东流入海。龙腾马跃，水流沙积，在福州盆地捧出了一个“琼花玉岛”的南台岛。乌龙江对南台岛，关心体贴，呵护有加。在它的培育下，在南台岛的南沿，又衍出六块大大小小的洲地，是为“六洲”，与南面江中六块大大小小的礁石相呼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海浪江潮的冲积，六小洲逐渐融合为一大洲。洲上草长莺飞，渐次有了人烟，“远望则一片翡翠银嵌在浩瀚江边”。想到唐代刘禹锡诗：“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描绘在明月清辉下，远远望去，青翠的君山与清澈的洞庭湖水浑然一体，宛如晶莹剔透的大银盘上嵌着一枚小巧玲珑的青螺。感同身受，于是取“六洲”方言谐音，名之“螺洲”。

螺洲东面隔乌龙江支流龙江，与城门镇龙江村对望；西面隔乌龙江支流横龙江，有义序渡道头接盖山镇义序；北面隔帝君港连螺洲河，有渡尾道头与城门镇排下相连。螺洲对外交通，原先都是从渡口搭船出洲。螺洲河是内河，潮起两头涨，由乌龙江分流而来，环绕螺洲后又流回乌龙江。

吴厝渡口，原来在螺仙道，现在是院前道，因为居螺洲南线中部，临乌龙江，成为螺洲最大的客货码头。其他几个方向，过去也都设有道头。杜园原名“渡亭头”“渡尾”，后与花园村合并，取“渡”的谐音“杜”和“花园”的“园”

为名。以前北面要进出螺洲，都在这里乘船。陈懋鼎诗有：“斜日待船城里客，争从渡尾入洲头。”后来建桥，渡头也没用了。《螺江志》记载螺洲的渡口还有：奶奶道、师公道、泰山道、挑水道、新道、吴宅尾道、帝爷道、大王道、大埕道、李厝道等。

六洲合为螺洲，原来是完全意义上的洲。后来，通过杜园桥连接排下，成为“半岛”洲。如今，螺洲大桥凌空而过，“半岛”也名不副实了。

从建置沿革看，原来的自然洲，与北边、东边的地域，行政隶属屡有变化。现在螺洲镇下辖天福、乾元、敖山、杜园、店前、吴厝、洲尾等7个行政村和螺洲社区。全镇总面积6.4平方公里，是原自然洲的一倍多。面积不大，却是“风水宝地”，曾经承载着村、乡镇、区县和地级市四级党政机关。1953年4月，螺洲乡改镇。5月闽侯县人民政府从尚干镇迁此。1959年8月，闽侯地委和闽侯专署成立，也是驻此。

螺洲是典型的大江冲积洲，山不高，随意点缀的几个玲珑清秀的小丘，似碧螺闲置；水也不深，潮落时周边就露出一片片金黄沙洲。螺洲水清甜，沙质好。洲畔江中的沙滩是一片片蚬埕，养育着个大、肉肥、色黄、味鲜的河蚬。繁如群星的闽江蚬子，是家常喜爱的佐餐佳肴。店前浦和原来县委大院边的内河，是小伙伴游水、钓虾、捉螃蟹、埕浦逮鱼的乐园。

这里土质好，肥力足。一片片稻田，既是过去童年钓青蛙、田鸡和钩黄鳝的广阔天地，又是

读小学体验农耕的大课堂。这里是冲积成洲，闽江上游乃至中游流域的丘陵上，雨水带下来的土壤、泥沙，富含养分，俗称“土油”，自然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又称“百花仙洲”。螺洲过去属闽县温泉乡。温泉是天赐螺洲的“软黄金”。小时候家住报社时，就知道附近的地质学校有温泉，现在更开发成为温泉小镇。

螺洲是“橘子洲”，这里柑橘成林，到了成熟季节，寓意“幸福吉祥”的福橘和甜柑就缀满枝头，何振岱说是“人家门前多种橘，夹港霜余红万实”。“闽江橘子红”成为远近闻名的奇异风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拍过同名电影。

螺洲有柑橘厂自不待言。难忘的是傍晚，呼朋唤友，从改作闽侯报社的王仁堪状元府，经过柑橘厂，到军分区操场看电影。

螺洲南边是乌龙江，隔江对面是俗称“对面洲”的江中洲，后来称作龙祥岛。越岛过江，就是古称方山的五虎山。这种“虎踞龙盘”的自然地理，堪比六朝古都南京的形胜。或许是巧合，五虎山下，出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乌龙江畔则有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陈宝琛闲居螺洲时，在其沧趣楼吟诗，颇为自豪：“方山与我亲，鼓山是我邻。”那是，方山五虎山是福州的案山，石鼓名山是福州的镇山。

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进士出身，先后任云南、广东、河南、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道光四年（1824），当工部尚书并管顺天府尹事务，同年调任刑部尚书。他刚正不阿，疾

恶如仇，不畏权势，办案秉公执法，颇有包公遗风。闽剧传统剧目就有《陈若霖斩皇子》。陈若霖的墓志铭是由老乡、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撰写的。

陈若霖的孙儿陈承裘，他的“六子登科”传为美谈。陈宝琛是陈承裘的长子，翰林院传讲学士，太子太傅，告老还乡后，建有“陈氏五楼”：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晞楼。因荐人不察被连降五级罢官回福州，反倒成就了福建的教育事业。他创办的全闽师范学堂，就是后来的福建师范大学。他的妻子王眉寿出身书香世家，助夫教子，努力发展福州的教育事业，被誉为“闽峤女宗”。她弟弟王仁堪的状元府，后来用作《闽侯报》社址。

螺洲的吴厝，是中共隐蔽战线传奇英雄吴石的老家。他在渡江战役等关键节点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核心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对家乡来说，吴石将国民党福州守军的部署



螺洲隔江远眺五虎山

情况提供给了共产党，还竭力阻止蒋介石修建防御工事，让解放军顺利攻入福州城，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闽都古城。

螺洲洲尾村的林雨化，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耿直敢言，不附权贵。他与林宾日等结社文学，林则徐随父接受素养熏陶。林则徐很钦佩林雨化的风节，深受其影响。

据2019年出版的《螺洲镇志》记载：明清两代，螺洲出了31位进士、166位举人、2位院士。

螺洲历史人文资源丰富，有多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100多处历史风貌建筑。有宗祠家庙、寺庙宫观、名人故居、文教书院、碑刻牌坊、近现代办公及商业建筑群等六大类。

吴厝村有螺洲的文庙，即孔庙，始建于南宋，后来多次重建。据说文庙都是官府建的，但螺洲乡人却自建。于是县官下令让乡人自己拆除。乡里有位秀才到县衙论理，说乡民私建文庙不对，但也从来没人敢拆文庙。如果要拆，就请县官派人来拆。县官也怕担这拆文庙的恶名，只好作罢。文庙曾经是闽侯师范附属小学的校舍。我的小学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调皮，曾失手把姐姐推进洋池，自己也跟着掉进去。恢复高考后，姐弟分别幸运地考上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不知跟这事有没有关系。

洲尾村有建于明初的观澜书院。原是明代“林氏三才子”林岳、林峦和林赓的读书楼。观澜书院培养出许多人才，有进士林瑞春、林筠，

有叔侄林书桀、林琴荪、林鼎燮一科三举人。陈若霖也在这里读过书。1906年，观澜书院改为观澜私立小学，陈绍宽曾任校长。后来改为洲尾小学。当时螺洲有两所小学，没有中学。我小学毕业，上中学是到几里外的“高考红旗”闽侯一中，其前身全闽大学堂也是陈宝琛创办的。后来行政区划调整，闽侯县委、县政府迁往甘蔗镇，母校改为城门中学。

螺洲的胜迹，特别精彩的是明代建的水木清华亭。《螺江志·第宅园亭》告诉我们：“水木清华亭：在三魁上境之东，为吴少空复未仕时所建，今圯。”“水木清华”意为景色清朗秀丽，寓意地灵人杰。西晋谢混《游西池》有“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莲池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明代松江府沈粲有《水木清华亭诗》：“君家水木清华处，名胜风流擅一乡。”用的是谢混《游西池》典故。水木清华是清代北京清华园中最著名的景点，用的也是谢混《游西池》典故。清华大



螺洲孔庙

学也是缘此得名。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宝琛任鳌峰书院山长，第二年他弟弟进士陈宝璐喜添孙儿陈岱孙。这个书香家庭给陈岱孙的幼童教育非常优秀。后来陈岱孙入读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留学海外。1927年，陈岱孙归国，先后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在清华大学和北大共当了50多年的系主任，被誉为经济学界“一代宗师”。他在清华大学的教育生涯，应该是经常感受“水木清华”，与家乡的“水木清华”遥相呼应。我后来到清华大学进修，常常流连于荒岛和“水木清华”，情结或许就源于此。

如今，螺洲又重建水木清华亭。同时重建的还有宋代临江亭。螺洲乡亲在传承延续文脉。

螺洲天后宫前的一株大榕树，脚下是随时可以去戏水的乌龙江，眼前是江中的绿洲和对岸雄伟的五虎山，耳畔就是大人们说古道今，我的乡愁就是在这里酿起的。当然，因为母亲在县文化部门，我打小就在电影院、剧团、评话协会里玩，特别喜欢看陈春生先生教徒弟讲评话，我的乡土文化情怀的种子就这么萌芽了。

螺洲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说热闹，车水马龙的福厦公路擦肩而过，距省城中心也不过几公里。说僻静，也确实不近尘嚣，独蛰江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螺洲曾被改名“红洲”。当然，这并没有使她“红火”起来。县委、地委先后迁走，使她又成为遗落在城区边缘的一枚青螺。



重建的水木清华亭

“天风直送海涛来”，福州市把螺洲列为跨世纪发展的六个重点卫星镇之一，寄予厚望。如今，福州进入跨江向海的新时代，三江口片区正成为福州新区的一个核心功能承载区。随着南台岛焕发青春、全面开发，螺洲也铺开了新时代大发展的宏伟蓝图。

2017年5月，曾经生活在螺洲的老闽侯发小们，半个世纪后重聚，激情洋溢的会场，醒目的对联是：

梦绕魂萦，无非回故地；

东奔西走，最忆是螺洲。

梅花镇的春天

林朝晖

几年前，梅花盛开的季节，我和几位文友来到长乐区梅花镇游玩，印象最深的是将军山风景区，那里种植着红梅、宫粉梅、白梅、绿萼梅等名贵梅树，艳丽多彩，芬芳袭人。

离开梅花镇虽然多年，但记忆中的梅花还时常在我眼前火一样燃烧。今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带着对那片土地的眷恋，我坐车到梅花镇采访，一路直行，街道干净宽阔，房屋整洁雅致，路旁沙滩的滨水岸线，以自然、开放、现代的独特气质与神韵，展现在我的眼前。

车到梅花镇，见到当地乡贤黄金兴，他年届七旬，仍精神矍铄，身板笔直，目光炯炯。

我们一行从梅花镇西施弄往里走，青石路蜿蜒前行，不时出现的彩绘让人眼前一亮。黄金兴介绍说：“西施弄是过去梅花镇通往码头的必经

之路。街上曾经开满了店铺，现在这些老房子全部保留修缮，目前正在招商引资，下一步计划在这里打造一条聚集本地美食的古街，壮大文旅产业。”

黄金兴如数家珍地介绍梅花镇：梅花镇自唐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是著名的千年古镇。为历代军事要塞，扼闽江“咽喉”。域内山川连绵、岛礁起伏、鸟语花香的自然风貌，为海滨渔镇构筑一幅幅江海融汇的独特风景线。

交谈间，我们来到梅花镇林位宫，这里因供奉着抗倭将领林位而闻名遐迩。在林位宫参观，我仿佛走进时光的隧道，每一阵风吹过，都会向我讲述一段刀光剑影的故事；每踏一步石板，都会踩响一段尘封的往事。

据史书记载，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奉

命镇守梅花城的林位接到了情报：海上几股曾被梅花军民打得落花流水的倭寇纠合在一起，数千人正商议着如何将梅花城洗劫一空。

梅花城三面临海，守城的兵力加上城里的百姓，只有三四千人，很难经得起强敌的进攻。如果倭寇把梅花城包围，并切断梅花城与外界的联系，后果不堪设想。

林位接到情报后，不敢掉以轻心，一方面让人加强巡逻，增强守备，另一方面则向省城报告，请求支援。

省城的援军还没来，倭寇的船只就已兵临城下。林位见此情景，立即部署兵力，指挥将士们全力以赴，打退了倭寇的多轮进攻。

倭寇虽然吃了败仗，但这次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包围了梅花城。

第二天一大早，林位愁眉不展地走在梅花城的城墙上。省城的援军大约要到傍晚时分才能赶到，而倭寇随时就要总攻。敌强我弱，城破之时，难免生灵涂炭。

有什么办法能暂缓倭寇的攻击呢？眉头紧锁的林位看了一眼墙外的倭寇，忽然计上心头。

林位让城里的妇女

编织了几十双三四十厘米长的草鞋。梅花妇女心灵手巧，很快就编织好了。

林位乔装改扮成小贩，带着这些草鞋，偷偷从小路绕到城外，故意在倭寇的军营外经过，让自己被他们抓住。

倭寇不认得林位，却对草鞋很稀奇，便问林位，这么大的草鞋有什么用？

林位故作神秘地说：“梅花城内的军民身身体壮，这种草鞋就是专门为其特制的。这几天听说城里又来了很多援兵，草鞋不够用了，我就连夜赶制了一批，希望发点小财。”

倭寇一听，大惊失色。原来，海上的倭寇多是日本人，身材比较矮小。平常的中国人对他们来说，都已经像巨人一样。如今穿着三四十厘米



梅花古城城门 赵马峰 / 摄

长的草鞋，不是巨人中的巨人？和这样的巨人打仗，不就如同小孩挑衅大人？这事一传开，倭寇一个个都觉得这仗没法打，商量之后，决定暂时退兵。

林位见敌人中计，趁机调动兵力，准备出击。此时，援军刚好提早赶到。于是，几股兵力里应外合，痛歼倭寇，大获全胜，让梅花城化险为夷。倭寇经过这次大败，元气大伤，好几年再也不敢来福建沿海骚扰。

林位足智多谋，那些年，他在与倭寇周旋的过程中，还巧施“倒剩饭计”等妙计，巧布黄瓜（鱼）搏命阵、葫芦（尿壶）阵等妙阵，令倭寇心惊胆战，使梅花城化险为夷。后来，林位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梅城。林位身后被梅花、壶江一

带渔民尊奉为“海上保护神”。

梅花镇的百姓很有个性。远古年代，人们舞枪弄剑，以舟为马，以风帆为翅，敌过倭寇，战过海盗，虽讨海为生，却昂着头，不媚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艰难岁月，仍不忘踏雪寻梅。在这种背景下，林位自然就成为当地百姓心里的偶像，成为一个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一个让人仰望的大英雄。每年遇到重大节日，林位宫里朝拜者川流不息，香火缭绕，鞭炮爆竹声不绝于耳……

谈笑间，我们参观了古城广场、乡约所、许孝位故居、古城东门。这里的每一个宅院，每一条小径，每一个屋子，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深藏着悠远跌宕的历史；每一级台阶，每一堵石墙，每



梅花古城城墙 赵马峰 / 摄

一扇门都仿佛在倾诉着那段如烟如雾的往事。如今，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繁华褪尽后只沉淀下宁静。

行程最后一个景点是将军山，现在虽然不是梅花盛开的季节，但山上仍然人头攒动。站在山顶眺望梅花镇，是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画卷：一条条干净宽敞的水泥路蜿蜒于村落，一座座农家小院房前庭后绿树掩映，成片的房屋整洁漂亮错落有致，蓝天白云、秀水青山、碧野山庄融为一景，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乡村游的魅力。

黄金兴告诉我，这些年，梅花镇不但完成山上梅壶友谊楼及夜景灯光工程，还实施将军山公园绿化，在环山绵延的梅园中建起了赏梅木栈道，有效提升了公园的品位和景观效果。梅开季节，外地慕名前来赏梅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进入新时代，在长乐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梅花镇党委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对梅滨路两侧建筑立面进行整治提升，对梅花古城进行保护修缮，着力唤醒“古城”记忆，守住“乡愁”底色。如今明代遗存的东门古城墙已显山露水，将与千年古井并存。乡村特色山海游，将让群众体验乡贤文化、乡风民俗。

思路一变天地宽。以前在梅花镇，大部分人以打鱼为生，基本上都是靠海吃饭。进入新时代，梅花镇在文旅融合上做足文章，结合渔港、渔村、渔民等文化元素，深入探索发展文旅产业，不断提升改造全镇公共服务设施，保留丰富的渔家文化，又融入现代气息，还推出各种特色美食。

心中有丘壑，眉目做山河。镇党委因地制宜，一系列组合拳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新力量。目前，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图景构成了梅花镇乡村



梅花镇将军山 赵马峰 / 摄

振兴的生动画卷。

在梅花镇土地上行走，我深深地领悟到梅花镇的美，这种美不仅在于外表，还在于当地政府、百姓、乡贤热爱土地之心。作家简梅无疑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出生在梅花镇，这些年，致力于梅花镇题材的文学创作，笔耕不辍，作品频见于《人民日报》等报刊，反映家乡闽剧的散文《一曲千年的唱腔》在《人民文学》发表，在国内文艺界反响热烈，获福州市茉莉花奖一等奖。拜读这些作品，发现她从梅花镇富有烟火气和人情味的小切面、小人物入手，于无声处呈现梅花镇的脉搏跳动，起到“不是广告却胜于广告”的效果。

据了解，梅花镇有不少像简梅、陈键飞、陈礼球、黄金兴这样的乡贤，他们热爱自己的家

乡，编纂出版《长乐海丝拾古》《梅花》《长乐镇志》等，让人们通过书籍，深入地了解梅花镇历史和发展脉络。

离开梅花镇的时候，我迎着海风来到长堤边。眼前，灿烂的阳光在海面跳跃，不远处的渔港生机勃勃。镇上干部告诉我：梅花镇正全面融入全域新区、新城大发展格局，“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引领现代长乐国际航城建设行动，持续加快福州市闽江口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渔民之家梅花记忆馆等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金参与渔港建设，五显鼻渔港将来可停泊600多艘渔船。在基础设施方面，实现梅花镇区主干道向外环拓展，与滨海大道连接……

一阵清风徐来，我的身子微微一颤，恍惚中，眼前闪动着一个个风华正茂、充满青春活力的汉子，他们光着膀子，弓着身子，怀着希望与梦想，唱着渔夫的号子歌，向前迈出了铿锵的脚步。

在我浮想联翩之际，一只海鸟从眼前飞过，它欢快地张开翅膀，尽情地享受着飞翔的快乐。它向着大海深处飞去，确切一点说，是向着春天飞去……



长乐梅花镇 赵马峰 / 摄

中山村的“慢”味

又 丁

来到嵩口古镇中山村，请不要急于拜访毗邻的古码头渡口，它承载着村子的历史变迁，过于厚重；不要急于深入古朴错落的古民居，去翻检厝里一梁一柱年轮里的朝代烙印；也不要急于品尝山民四季辛勤奉上的，独属于此间风土的各类特产美食。我愿意先放慢脚步，独行在历经千百年溪水打磨淘洗的鹅卵石铺就的古道上，举步之间，仿佛故事从千年前开始上演，春夏秋冬、节令轮回、人世浮沉，在一瞬间于脑海里匆匆闪现。

一、集贤保

都说要避开车马喧嚣，到乡村修篱种菊，过向往的慢生活，而中山村的慢，在一开始乡村改造之时，就定下了基调和温度——37℃，这也是整个嵩口古镇的基调。这表明了一种态度，不必是极致的、商业态的沸腾模式，而在于保持古村温润如常的质朴纯真之态，用这个温度，留住在此土生土长的居民，引来源源不断的来体验的游客。

2008年，启动改造后的第五年，嵩口古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成为福州市第一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而位于古镇中心位置的中山村也因享誉“民间古民居博物馆”称号，于2015年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也算是在网红古村的赛道上“出圈”了。

众人都道嵩口好，却鲜少知晓镇里的中山村，就连《嵩口模式》一书在推荐村落的章节中，也仅提及月洲村、大喜村、里洋村等村。我曾两次到嵩口，直至这次到访这个名字上陌生的村子，才发现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古民居、吹过的古码头凉风，并不是全部的嵩口印象。

中山村是嵩口镇的一个行政村，其中有前局、前林、大门头、下井与山后小自然村，全村总面积8平方公里，大樟溪直穿村庄，东至月洲，西接月厝，南连道南，北毗嵩口至芦洋大桥，处于嵩口最核心繁华的地段。嵩口自古被称为永泰的南大门，地处交通要冲，毗邻中山村的古码头渡口，引得四方商贩云集，古码头门楼上的匾额赫然写着的“群贤毕集”四字，是某任县



门楼上写着“群贤毕集”四字

长挥笔所题，后由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玉林老先生泼墨书写，两侧还有一副“观日月盈昃悟人生之道，念乾坤运转宁命运所裁”对联，都是对这里迎送千帆百客的历史场景的见证。

有人由此对中山村村名的由来进行了猜想，说是中山村在民国时本应叫“集贤保”，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率队途经嵩口，在此扎营三天，许是踱步彼时的“集贤保”时，看着门楼上的牌匾，缅怀起孙中山先生而感慨万千，于是就把“集贤保”改为中山村。如果真有这个故事，再加之占据嵩口核心位置这一地利要素，恐怕中山村的存在感也不会这么低了。

二、古码头

大樟溪如一条青龙紧绕嵩口村庄，从空中俯瞰，整片古村恰似漂浮在溪水之上的舰船，船头的中山村掌舵，驶进了嵩口古往今来的滚滚浪潮



古码头上 400 多岁的小叶榕

里，见证着古码头渡口的鼎盛风采。

沿着防洪堤游步道一路走，就来到了古码头广场，一棵大榕树在此站岗。不同于常见的吊须榕树，这棵小叶榕的根须仿佛都融进了其硕大的身躯和枝干中，根脉饱含着溪水和村子的呼吸，承载了 400 多年的光景。沿溪这一带，曾经种有 20 多棵该品种榕树，现仅剩两三棵。

顺着码头鹅卵石路往德星楼方向漫行，这里沿溪一排曾用石栏杆将溪水与村庄隔开，显得板正木讷，后来石栏杆被撤去，村里的日常生活又与河岸重新建立起联系，连接起过往与现在。岸边用竹子搭建起的船舶模样的休憩棚子，将回忆拉回古码头渡口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峥嵘岁月。

嵩口历史上是四府五县接合部，三面被大樟溪环绕。这天然的古渡口，一直是大樟溪上下游物资的集散地，是尤溪、德化、仙游、莆田等地物产的重要中转站。商船货船多停泊在德星楼

正下方的楼下潭，有言这里对岸山头形似寿龟，大樟溪和长庆溪双溪在此汇流如蜿蜒之蛇，可谓“龟蛇相会”的风水宝地。最热闹的时候这里能有50多艘船，这些船将李干、茶油、香菇等土特产运往福州，再带回海产、布匹、京果之类，长此以往，商旅接踵而至，逐渐形成繁华的街市。

德星楼附近曾设有官渡，也称“义渡”，这可从楼下立的“重整义渡碑”上窥得一二，上面刻着喜轿、盐担、棺柩等少收或不收钱。而在德星楼右手边，米粉街尾溪边通往山后村的溪潭有一私渡，过渡要收些许钱财以养活艚公。有说，村民乘船过溪，除了村里出部分资金垫付船费，村里每户每月也要给船夫一两块作为船费。

进入德星楼拾级而上，穿过门楼，直街上的叫卖声堆叠，鹅卵石古道两边的货摊上摆有蛋燕、九重粿、秋菊粿、满洲糕、绿豆糕等土特色，还有必不可少的李干、梅干、无花果干、花菜干等各种蜜饯、干货。现在这里沿街货摊主要是面向外来游客，而曾经这条直街以及横街、米粉街、土地堂、关帝庙街，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的商客和百姓。这里自南宋开始的小集市，到元、明逐渐形成每月初一、十五的赶圩习俗，云集着百货、土特产、鱼货、中药、饼面、酿酒、裁缝、理发、木材等诸多商铺，直至现在，赶圩依然沿袭，不过圩市已经从古渡口、旧街转移到新街了，大家依然可以觅得丰收季的大地馈赠和田园风味。

当下中山村以慢为题，嵩口古码头的繁华



直街的鹅卵石古道

过往，或多或少都收纳进直街的“嵩口民俗博物馆”了，而中山村也抓住了新时代的转型良机率先破题。

三、古民居

嵩口古镇停车场就建在中山村边，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去的那天是周末，旅游大巴、私家车纷至沓来，游客们一下车，很快散入古镇，有的从防洪堤游步道往古渡口方向去了，有的则直接窜进旁边的中山村小路进村游荡。

中山村内保留了明清街市格局和建筑风貌，60多座包括龙口厝、耀秋厝等在内的明清古民居，修旧如旧，保留了历史韵味。漫步其中，四通八达，三步一古厝，多为悬山顶建筑，夯土墙、灰黑瓦、燕尾脊沐百年风雨，有雄浑、俏丽



鹤形路

之风，蕴含着独特的地域面貌。雀替、梁架、斗拱、窗棂携带岁月的青黑，柱础、壁画、砖雕、石刻皆是时光的笔触，廊回路转，巍然庄重。

其中尤以龙口祖厝为代表。它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明万历年间，是古镇上规模最大的围拢屋式民居，由仙游迁入的郑氏族人修建，后人还以龙口祖厝为起点，陆续修建了和也厝、宴魁厝、拔魁厝。这里有一条鹤形路，更是难得一见。它因从高处俯瞰，整条巷道形似鹤项而得名。鹤形路修建于宋朝，鹤嘴即龙口厝的入厝通道，全长弯弯绕绕约150米，两旁墙基由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砌垒而成，象征鹤的食道，寓意鹤寿延年。这条路活灵活现，仿若仙鹤一声长鸣陡然升腾，守护着这一方故土。

村里被修复的古厝与新民居并立，古老与现

代融为一体。中山村的改造没有迁走居民，而是留住他们打造一个温暖的古镇。更多的时候，中山村的日常生活被居民的劳动填满，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篇章中，保持着难得的生活气息，成为嵩口模式中的特色单元，是古村改造润色添彩的一笔。

古村的街道上，阳光灿烂处都晾晒着线面、笋干以及衣物，房前屋后的零碎空间都是一垄垄菜园，蔬菜长势喜人，还有很多爱种花的人家，创意盆栽填满了屋主的花趣。这样门前种花屋后种菜的模式在村里处处可见。

那天入村，早上还艳阳高照，只一顿午饭的工夫，天色发灰，被云层挡住的太阳面目混沌，预示风雨欲来。沿窄小村道找到耀秋厝，正巧无游客，厝内的精美镂空木窗棂典雅别致，院中盛开着应季花草，散发着淡淡的香。里屋传来电视的声音，在院边的菜园里，一个老妇人着蓝印花布上衣，趿拉着布鞋，擎着斧头对准木柴，“噼啪啪”地砍着。开始落雨了，砍柴声和着这雨声，荡漾在古厝的悠闲时光里。这样的场景许久未见了，这是在古村才能重拾的岁月静好。

骤雨停了，准备返程，又出太阳了，抬眼见着一只小喜鹊站在厝顶的翘角上，它啾啾唧唧地轻盈地跳着。午后阳光打在古厝屋顶，泛着暖融融的光影，对应着瓦房上空的碧蓝，漫溢着温润的好时光。正待我准备看上一刻，只一眨眼，它便疾速飞开去，以缝合古村新旧痕迹的翔翼技法，融进了古村落的“慢”味里。

一碗太平面的深情

赵玉明

儿子小时候过生日，一大碗热腾腾的太平面端上桌。吃快了，面有些烫。吃慢了，面就会发胀。我教儿子，碗面上的那一层不会太烫，可以先挑起来吃。毕竟是几岁的孩子，道理听得懂，操作却不利索，一不小心就把筷子抄到碗底。一团面挑上来，吃急了，喊道：“妈妈，我吃了这么久，面一点没少，还‘长’得更多了，叫我怎么办啊……”

福州人关于童年的记忆，几乎都有这样一碗吃不完的太平面。

我只好给他拿出一个空碗，把面挑出来，让他先吃面，再喝汤。面离开汤，就不会无限繁殖。那几年，正月初一早晨和过生日的太平面，儿子都要多拿一个空碗，已成习惯。

时间真快。儿子从牙牙学语的第一个生日，与所有福州人一样，吃第一碗太平面开始，20年岁月倏忽而逝，直到他唇腮边冒出密密的胡须，终于学会了从容地吃完这一碗太平面。

看着眼前的儿子，想起自己第一次吃太平面。

20多年前，我到福州打工。第一年春节，因

腿疾行动不便，惧怕春运大军的拥挤，只好留在福州，在小瑜姐家过年。初一早上，小瑜姐为我煮了太平面，鸭蛋、线面、鸡肉和香菇，加了福建老酒，热腾腾香喷喷，看起来真是诱人。心里暗自感叹：独自一人在外的春节，也很有福气。

我挑了一筷子面，趁着热乎劲儿不紧不慢地吃。吃完一个鸭蛋，正准备吃第二个，小瑜姐喊停：“太平蛋，你只能吃一个。这是福州人的规矩，吃一个，留一个，你我都太平，大家都平安。”

吃完小瑜姐的太平面，我骑着自行车到朋友英子家里去拜年。落座不久，英子的婆婆也端出



来一碗太平面。又是太平面，我面有难色。英子的婆婆笑盈盈地解释：“初一早上，福州人家家家户户都吃太平面。吃了这碗面，这一年都平安。”

面和蛋、两朵香菇，汪在琥珀色的鸡汤中，香气袅袅上腾。再撑也得吃下去，谁又能忍心拒绝这温暖而真挚的祝福？

第一次吃婆婆煮的太平面，那时还没结婚。过生日，准婆婆煮了一碗太平面。从厨房往餐桌上端，一边端，嘴里一边念叨：“平安、平安，吃了这碗太平面，岁岁平安……”

原来福州人不仅正月初一要吃太平面，生日也要吃太平面。

这一碗太平面，就是福州线面。

据记载，福州线面生产始于南宋，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线面截面为圆形，细度为0.7毫米，长度为190厘米左右。“金梭玉帛、牵丝如缕、巧夺天工”，用来赞美福州线面，当之无愧。

传统的福州线面，制作考究，技艺精湛。需选用上等面粉为原料，佐以食盐、生油、薯粉，还要掌握天气阴晴、气温、风力等，经和面、揉条、松条、串面、拉面、晾晒等多道工序，历经十多个小时制作而成。

如此漫长的制作过程，考验的是制面人的体力、经验和默契。制好的线面丝细如发，洁白若银，具有“易煮快熟，久煮不糊，柔韧滑润，嚼不黏牙”的特点。

制好的线面，挽成一小把，基本够一人的分量。煮时一人一把，取用颇为方便。

煮线面的程序并不复杂。先把鸡肉、香菇下锅熬汤，同时将鸭蛋煮熟剥壳备用。汤熬好，加入适量福建老酒和盐调味，盛入大碗中，放2个鸭蛋。另一锅内放水，水滚沸，取一小把线面，抖散下入。烫半分钟，捞起放入汤碗，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太平面就好了。吃线面要趁着微烫，速速吃掉。如被汤汁泡得太久，线面会发胀，味道虽然还很鲜美，口感会略有下降。

婚后，我慢慢融入福州人的生活。终于知道，这一碗线面，正月初一和过生日时叫“太平面”。福州人有互送线面的习俗，叫送“福”。祝寿时送的线面叫“寿面”，结婚定亲男方送女方家的叫“喜面”，妇女生产时亲朋送的面叫“诞面”。福州还有本地独有的民间孝顺节——拗九节，时间是农历正月廿九日。这一天，已出嫁的女儿，除了送一碗“拗九粥”（八宝粥）孝敬父母，如遇双亲岁数逢九，如9岁、29岁、39岁等（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18岁、27岁、36岁等（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要



送父母太平面、太平蛋等食物，以求父母平安、健康。而且，这些送人的线面，每一小把都必须用红线捆束，或者在面袋里放一块红纸，以示吉利。

小小一碗面，满满祝福情。

在福州，除了这些喜事要吃太平面来庆祝，如遇不平顺之事，也要以吃太平面来祈福。

福州东临大海，人们的生活与海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论是出海捕捞，还是外出做生意，都离不开水运。而人们出海时，最担心遇见风浪。鸭蛋在福州方言中的发音接近于“压浪”，因此人们便取其“太平”之寓意，在太平面里放两个煮熟的鸭蛋，将其称为“太平蛋”。自有吃太平面的习俗，福州人出海前，必须吃一碗太平面，以此来祈求神明保佑此行一帆风顺，平安归来。尽管现在人们出行的交通选择更多样，但这一习俗一直保留至今。只要家里有人出门远行，必定会以一碗太平面为之饯行。

一碗太平面，是福州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一碗太平面，包罗万象。人间烟火的悲欢离合，面面俱到。

还记得母亲第一次从故乡来看我，迢迢千里，舟车劳顿。婆婆为了迎接母亲，早早买好了线面、鸭蛋、鸡肉和香菇等做太平面的食材。母亲到我家后，放下行李，洗了一把脸，婆婆麻利地从厨房里端出线面，嘴里念叨着“平安、平安”，就把太平面端上了餐桌，摆在母亲面前。

母亲看着这碗面，有些不解：“还没到吃饭

时间……”

我向母亲解释，这碗“太平面”，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迎接平安，表示尊重与欢迎。

母亲向婆婆表示感谢。趁婆婆到厨房，母亲对我说：“福州人这么讲究，真是有福气……”

是啊，一碗简单的太平面，一下子就让母亲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产生了好感。

如今，生日蛋糕充斥市场。尽管如此，福州人对太平面的尊崇和执着还是无一丝改变。万变不离其宗，福州人生日这天的早餐，绝对是一碗香气缭绕和满满祝福的太平面。即使晚上到酒店庆祝生日，也一定会有一碗太平面——以福州线面为主料，加以鸡蛋、瘦肉丝或者海鲜等配料。有了这碗太平面，才是真正的生日宴，这个生日才算完满。近千年的传承，已深深根植于福州人的生命基因里。

那天，我去昆明弟弟家看望母亲。出发的那天早餐，丈夫为我煮了一碗太平面。我有些不屑地说：“没这么夸张吧，来回不到一个月，飞行不到3小时……”

丈夫很郑重地说：“出远门吃太平面，是福州人的规矩。”诚然，一碗太平面，从南宋绵延不断地传承至今，这个规矩，经过时光的洗礼和岁月的沉淀，薪火相传，暖暖爱意，款款深情，弥足珍贵。

一碗面，一碗祝福，一碗祈盼，几个朝代；一碗面，一碗慰藉，一碗传承，一座城市。

香草、白云与天籁

鹿野

1

从乌山下的光禄坊右拐入南后街，会经过一个狭小的支巷，如果你留意巷口墙上的路标，会轻轻地念出巷名：早题巷。这是一个极美的巷子，清代著名诗人黄任（字莘田）晚年在此居住，斋名“香草”。

乾隆说“福建无宝，惟黄任诗书为宝”，称其为八闽第一诗人。诗名满天下的黄任曾在广东四会县短暂任知县，50岁被罢官，本该是垂头丧气的归乡之路，他却趁着酒兴在船头高挂起一面旗子，上书“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奉旨革职”，多少有些读书人的任性与洒脱。



俯瞰白云村 张培奋 / 摄

什么样的山水养育出了这样的人格？有些牵强地想：许是故乡白云村的明月清风与山野之气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注入了自由不羁的灵魂。

黄任出生于永泰白云村，是一个距离福州的三坊七巷有着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乡村。即使到今



黄氏宗祠



黄氏宗祠内部

天高速通畅，去白云村仍然觉得是去乡野，古时候走驿道当然更是觉得远离城市中心了。为什么黄氏家族会选择这么偏远的地方定居呢？比较神秘的说法是黄氏先祖到姬岩祈梦，得神仙语之：“白云底下是君乡。”次晨果见有白云缭绕，青山环抱中，一片盆地遗世独立，先祖当即决定迁居此地。

但关于神仙托梦的说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白云缭绕、青山环抱，也适用于很多地方，更现实一点的原因大概是黄氏先祖当年跟随闽王入闽后，闽江下游适合耕种的平原地带已经被其他世家大族们分割占据了，想要安顿一个家族长久的发展，只能沿闽江而上，寻找更僻静也更开阔的地带，休养生息，再图发展。

族谱中记载，黄敦从河南光州固始随王审知入闽，居闽清凤栖山盖平里，生有六子，称“六

叶传芳”。其次子黄礼于后唐应顺元年（934）迁入永泰长庆东洋（今福斗村），至四世黄延、黄富分别迁永泰霞拔和白云。

所谓的神仙托梦，不过是政治较量与各方平衡之后的选择，但也正是在这高山上的盆地开阔处，成为这一支黄姓氏族开枝散叶的安身之处。

此后的白云黄家的确发展兴盛。黄任的曾祖父黄文焕为明朝进士，因为入翰林院编修，被称为太史公，风流文采，映照江南。晚年他回到故乡白云村，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和姬岩的景观建设。在黄文焕的倡导力行下，白云乡麟峰黄氏“不辨四声无一家”。

黄任是族中佼佼者，年纪轻轻以诗名天下，但是屡试不中，功名心肯定是有的，但是似乎也不多，骨子里的自由精神冲淡了他仕途不佳的颓丧之气，于是转头在诗、书、砚中找到慰藉。进



由銃楼改建的音乐厅

与退都能自得其乐，这可能是自小生长的乡村给了他退守一方的底气。

2

人生不是独木桥，而是旷野，另辟蹊径、各美其美。1000年过去，当代的年轻人以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来致敬这种自由放旷的酒神精神。

距白云村黄姓宗祠几步之遥，有一栋建于民国时期的銃楼，三层木结构，门口一大片香枫林。这原本是守护家族平安，不被外来恶势力所侵扰的防御性建筑，在和平时代快要荒废了使命的时候，迎来了一对另类艺术家——“木木之家”的改造。

说他们另类，最明显的是他们的衣着打扮——男生 Kiki 瘦高，长辫短须，花毡帽，紧身绿 T 恤加宽松花裤；女生小昱娇小如精灵，身披

花艳外套，瑜伽裤裹上花哨长裙如纱丽。这些衣服多为他们手工制作，所以独具个性。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原本在福州市区开课教授非洲舞，偶然的的机会，两人搬到了白云乡下，入驻村中这座修复的銃楼。

銃楼，顾名思义，是架设銃枪和火炮的类似堡垒的高楼，永泰、闽清一带乡村的标配建筑。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治安混乱，乡间时有土匪出没。如果我们看过林翼华先生的《金翼》，便能够想象当时的社会处在一种怎样的混乱当中。所以很多村子都在村口显要位置建筑这样的銃楼。这座三层銃楼为白云乡贤林秉江先生所建，据说当年是变卖了田产，举全家之力才建造完成。窗户全部采用漏斗式结构，既可防匪，又有利于室内采光。在三层环廊中，除东面为棧格式外，其余西南北三面均为密缝式，主要是为了防止土匪从以上三个方向枪击。

近百年过去，治安问题已不再困扰村中居民了，高高伫立的铕楼丧失了最初的功用，废弃在一隅。白云村乡村振兴规划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把这些废弃的建筑活化利用。

2022年，由政府投入180多万元将废旧的恒丰楼改造成“树下云音”乡村音乐厅，引进福州“木木之家”西非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音乐艺人入驻，不定期开展授课、演出等活动，营造主客共建共享的乡村公共文化新空间。

经过改造之后的铕楼一层作为生活休闲区。其实是将铕楼和院子连接处做了下沉的半地下室，拼接处用了大量透明的玻璃，所以采光也非常好。两人在这里做饭、煮咖啡、阅读、聊天以及逗弄两只猫。一般上午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因为头天练舞或者是制作视频，熬夜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一首曲子要弄到凌晨三四点，为了不让练习声吵到邻居，他们对两间舞蹈室的墙面都做了隔音处理。但是后来邻居阿姨主动说听到你们敲鼓了，那鼓声挺好听。

“曼丁音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接触，但是跟着Kiki看一看他修补的各种乐器，就觉得打开了一个丰富新鲜的世界。

他很得意地介绍挂在墙上的一种木琴——制作和修补这些被损伤的乐器也是他的工作之一。那是用非洲花梨木做成的琴面，由长到短排列成一个长梯形，敲击木头发出乐声。音箱是背后一个个小葫芦，鼓槌是一种来自非洲的植物藤编织

成小球状，时间一长会分泌出一种胶质，把整个鼓槌包裹得像涂了一层黑胶，敲击到木头的琴面上，声音真是很特别，既铿锵又温柔。

“曼丁音乐”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用鼓对话，用心交流，不同的声部敲打出不同的节奏，所有人都可以放松地舒展身体，跟着鼓点起舞。动作夸张自由，充分地解放身体和心灵。

Kiki是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西非曼丁音乐，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油画系专业，一个人跑到非洲去旅游了两个月。在福州的外婆看到他日晒得又黑又瘦，心疼地说回福州吧，外婆给你做好吃的，于是此后他一直待在福州传播曼丁文化。而小昱原本在福州大学里学习会计学，一堂非洲舞的教学课，唤醒了内心对于非洲舞蹈的热爱，她说只有在跟随鼓点起舞的时候，内心才是真正快乐的。曼丁音乐所倡导的这种自由精神似乎让两人注定了回归乡村。搬到白云村的这一年，乡间的自由空气给予他们创作的灵感与自由。没有在城市中昂贵的房租为羁绊，他们可以更为松弛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乡村看似是逃离城市高压的一条退路，但对于自由的艺术家来说也许是进路。在这里Kiki又重新画起了油画，甚至把非洲鼓和油画、漆画等多种艺术融汇在一起，在他的工作室中陈列的大批油画作品有非洲元素也有乡土元素，还有大漆制作的耳钉、挂饰，或是一些可以做成日常用品的皮坯漆艺，每一件都闪现着无拘无束的灵感之光。

3

对于白云村来说，艺术家的入驻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亮点。按照约定，村里提供这座铕楼给两位艺术家使用，他们也要定期为村里的小学开设音乐课，并举办一些舞蹈教学和演出，以音乐研学+展演+器具制作+聚会+乐器油画展示的形式，推动“文+艺+旅+商”产业化发展模式持续壮大，助力白云成为有自身特色的音乐之乡。

就像宁德屏南打造的“油画村”，非洲舞艺术家也给白云村带来一个全新的艺术标签，这种自由烂漫的艺术形式与白云村的山野之气融合生长，互相激发、碰撞，也为永泰更多的乡村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两位艺术家的入驻让曾经的恒丰铕楼焕发出新的活力，原本用于防卫的窗格成为自然的取景框，框出的是蓝天白云的自然画卷。院子里一大片的枫树林，成了天然的非洲舞剧场。天气好的时候，两位年轻的舞者会在枫树下打鼓跳舞，就像他们曾经贴在工作室门上的对联：“神兽起舞，



白云村中的民宿

世间鼓乐齐鸣；大圣归来，天下桃李成林。”院子外大片农田也成为舞蹈和音乐的天然背景，村民们会在路边晾晒不同的作物，有时是果干，有时是应季蔬菜，有时是煲汤上品花式草根，有时是季节性收获的土特产茶籽、地瓜、稻子等。在这样的山野间舞之蹈之似乎更接近舞蹈艺术的精神实质。

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引起了国内顶尖视频号“一条”的编辑制作团队的关注。团队专门来到白云村，将他俩的生活日常录制成短视频，一经播放，点击量巨大。这种新潮又复古的生活方式让现代城市人很是羡慕，许多人在视频下留言赞赏他们的勇气，更多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如何度过自己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永泰乡村对于新鲜事物的接纳与包容。

当年黄任招摇着酒旗，从官场退隐，乘着小舟回到福州，内心的失落与释然各占几分不得而知，但是今天从城市中回到白云乡间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纠结。作为自由从业者，他们内心已经没有太过严格的城乡之分，一辆小车可以令他们自由地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况且白云街上还有丝毫不亚于城市的生活配套：快递站、小卖部、餐饮店……当然还有网络。是的，相比起几百年前的古人，他们有更多身体与灵魂的自由。

4

“流量”是一个热词，本身无所谓好坏，让

优秀的内容和乡土文化被更多的人看到，那就是好的流量。

不光是新潮的年轻人，村里的老人家也学习用手机录制视频，用年轻人的玩法来介绍他们眼中的乡村文化。黄以胜是永泰县中医院的医生，退休以后就回到老家白云村中生活，现在已是第八个年头。这样既能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满足自己的归乡梦。黄医生热爱家乡的文化，也想尽力宣传家乡的人文历史。在同为乡贤的永泰县政协副主席张培奋所开设的公众号“培奋到村”中，黄医生用他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向网友们讲解白云村的村史、宗族文化，还有出生于此的御医力钧家族的故事，吸引很多人的观看和点赞。

如果有外来的客人，他也会热情地带客人走进黄氏宗祠，里面挂着的牌匾，展示了黄氏宗族中的闪光人物：黄龟年、黄定、黄公槐、黄文焕、黄国塾、黄任、黄惠、黄珙、黄图南、黄建勋、黄展云、黄琬……这里面有毕业于马尾船政、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阵亡的水师将领黄建勋，有辛亥革命元老黄展云，还有城工部烈士黄修祺及未婚妻郑澄烈士，以及黄展云女儿、“感动福建”十大人物之一黄以雍等。深入探寻，每一位都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聆听。

中午到乡政府食堂用餐，与年轻的女副乡长聊起来。她30多岁，有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于乡村振兴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她说，乡村振兴不能只是一味地投入基础建设，很多硬件设施是建起来了，若没有人来管理和运营，最后也



山中杜鹃

是白搭。

目前白云村主要种植槟榔芋和水稻，但是这些农作物人工成本太高。山区不能像北方一样机械运作，农民种植经常是亏本的。水稻算下来，一亩产1000斤稻谷，700斤大米，也才1000多

块钱，不如到城里打工10天。这中间的差距让农民没有办法待在乡下，要振兴乡村就要想着如何引入产业，吸引年轻人回来。

这些年白云村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了“狮子山下”生态木屋民宿以及白云古街两个示范品牌，引进专业的公司运营管理，2023年帮助寨里村实现村财增收。村里还针对不同的引进人才实行差异化考核和优惠方案，帮助各类乡村振兴人才在白云安身安业安心……

从白云村开车返城的村道上，两岸山峰夹峙，漫山遍野的桐花开得如雪如瀑，青绿山间不时有血红杜鹃惊鸿般掠过，让人感叹乡间之大美。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生于其间，长于其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很多人长大后就远离故土到城市中找寻生存的机会，但是内心深处都还是存了一个归乡隐居、安养人生之梦。中国人骨子里的对于乡村生活的热爱在几千年的文化里从来没有断绝过，乡村一直都是城市的哺育与精神来源。

要怎么延续祖辈建立起来的乡村文明？要如何把这自然的馈赠充分发挥出来，不辜负上天的美意？不同岗位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人们正在付出各自的实践与努力，大家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形成合力让古老的乡村除了美之外拥有更多的生产力和生长力。这些人有头脑、有热情，对乡村饱含眷恋，又愿意付出实际行动，“乡村振兴”这一看似宏大的目标正在每个人每一天的工作中一点一点落地，最终变为现实。

日溪脐橙香

朱慧彬

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经新霍线（晋安新店至罗源霍口）公路向北，步入北岭（北峰）古驿道。这条闽都子弟进京赶考的必经道，曾是学子求取功名改变命运的“状元道”，而今已变成焕然一新奔富道。再往北进入“两县一区”（连江、罗源与晋安）交界的“金三角”地带，那里是“中华瑰宝”寿山石的故乡，不仅石美竹秀，更有重峦叠翠、幽谷密林、灵泉飞瀑、蓝天碧湖，被称为“福州后花园”。而“国家级生态乡镇”日溪乡的日溪村便静卧其中。

还未入村，耳畔便传来溪流轻柔和缓的律动声。来自西北方的桃源溪与西南方的华林溪翻山越岭数十里，在这里舒展身姿。它们的相遇，或许只为确认姊妹般的血脉亲情。它们是北湖的儿女，双向奔赴，共同把日溪村温柔地抱在怀里。

清晨，走在日溪街道上，明静清澈的双溪撩动的苍苍白雾渐渐散去。平整宽阔的水泥路干净整洁，人车路井然有序。两侧三四层高的牌楼、商铺一字排开，白墙灰瓦、高低屋檐，镶木窗棂、浮雕装饰，古风古韵的建筑亦畚亦汉，颇有

几分畚汉一家的氛围。屋檐下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是日溪海纳百川的欢迎词，游人往来，抬头见喜，如沐春风。

西街左侧悬着福州北峰供销社日溪分社的招牌。几家加盟超市商品琳琅满目，肥料、农具一应俱全。右侧旅店、农家乐、餐饮店相连。一家特色小吃店香气袭人，走近看，早点相当丰富，有用芋头泥拌猪油、香料、芝麻做成的八宝芋泥，也有用乌稔树叶去渣留汁与糯米做的畚乡乌米饭，还有烤炉酥饼、糍粑、菅粽等。一些游客与当地入坐成一桌，吃着聊着。

他们会聊山上高大粗壮的毛竹，聊它们的种植年份以及最终去向，聊乡村开办的竹器厂及销往全国各地的优质竹地板、竹凉席、竹桌椅。他们也聊桃源溪的蛤蟆潭、鳄鱼潭、鸟语潭与多节草、绝壁林，聊漂流与竹筏。若是遇到日溪游的铁粉话痨，卧龙谷的滑草场、悠波球、草地自行车，寿山石馆的商贾赏石会，日溪畚乡的“百年蓝府”以及黄帝洞景区的“黄帝像”“千重瀑”等话题都会排上桌面。游客问得最多的是“生态

游”，本地人说得最多的是“乡村振兴”与“日溪脐橙”。

在当地居民的心中，如果没有“日溪脐橙”，日溪“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生态村”以及“区级文明村”的荣光或不复存在。

“日溪村是由4个自然村组成的少数民族村、革命老区基点村，也是一个移民村。全村土地面积19850亩，其中脐橙种植面积达1200多亩。居民223户，人口923人，其中畲族人口285人……全村党员72人，占人口的8%。”日溪村党支部书记黄邦贤对这些数据了然于胸。他留着小平头，说话干脆，待人热情。听说有客到访，一双水胶鞋都来不及换，便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他兄弟都是早期库区搬迁来的移民户，村部与家几乎都是他的工作室，五一劳动节也没有闲着。

2000年前，日溪村主要经济来源是养猪种橘喂鸡鸭，闲了伐木砍竹捕鱼烧烤……而养猪养鸡养鸭不仅臭不可闻，还污染水源，影响健康；至于伐木砍竹捕鱼烧烤，烟熏火燎，破坏生态，更是得不偿失。日溪村村民一年辛苦劳碌，勉强温饱，有的贫困户还需要村里救助。

日溪村后有一座山仔水库。山仔水库又称“北湖”。1991年山仔水利枢纽工程正式批准立项，1995年一期工程完工。历时4年建成的山仔水库被确定为“福州市第二水源”。日溪村作为上游的核心环保村，毁坏生态、污染水源的行为显然



日溪北湖一角

与之格格不入。

“感谢上级党组织与政府部门派来的专家，针对日溪村常年晨雾多、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结合土壤厚度、酸碱度等特点，2000年为日溪村推荐引进了美国纽荷52号脐橙苗。脐橙苗成活率高，结出的脐橙皮薄肉嫩、汁水饱满、清甜无渣。年底一上市便成为福州城居民喜爱的年货。这些年，村委建立‘四位一体’（村党组织+合作社+企业+村民）合作经营架构，多方发展生态经济，鼓励村民户户种脐橙。

“可种好脐橙并没那么简单——落叶、黄化、病害、肥害、虫害会接踵而至。特别是‘黄龙病’，那可是致命的病害。尽管如此，村里还是倡议村民种良心橙、健康橙，不打甜蜜素，科学施肥用药，坚持打造无公害环保品牌。前两年，日溪脐橙送到城里，一斤能卖到四五元呢。”提起日溪脐橙，村支书黄邦贤、支委刘昌海津津乐道。

日溪街西与日溪村委会相连，组成小写的



日溪“百年蓝府”

“人”字；东头与乡政府、乡党委会相连，又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加上桃源溪与华林溪用曼妙舞姿书写的更大的“人”字，仿佛都在言说“众”志成城、不负“众”望的乡村振兴故事。

春阳下溪边的野花静静开放，山坡上的脐橙正在结果。山林、路边争先恐后冒头春笋热情地引导着路人，向更高更宽处爬行。从溪水起身的风和着竹笋香、竹叶香、橙叶香，把游客引向两公里远的“百年蓝府”。

“百年蓝府”有着200多年历史。“歇山式”工艺建造的土木建筑群坐北朝南，牌坊相接，回廊相连，百年不朽，屹立在开阔的北湖湖畔。修缮后的蓝府藏有“畲医、畲药、畲银、畲服、畲拳”及“蓝氏家训”等众多文物，吸引着游客到访打卡。而“爱祖国、敬祖宗、睦族亲、和邻邦”“家和万事兴，家兴国旺盛”等“蓝氏家训”作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

“百年蓝府”也是日溪村二组畲族少数民族聚居地。虽然早过了“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获为户牖”的年代，但畲族淳朴的民风在此仍能窥见一二。层木结构的房子、走马式栏杆式的阁楼、敞开的大门、开放的厅堂都好似畲族人敞亮的心胸、敦厚的个性。畲居前庭后院，种果种竹；村前村后，松枫、苦楮、青栗相伴左右。应了“村口有树能挡风，屋后种树能蓄水”的畲族风俗。

在村尾的一侧，一条300多米长的水泥道蜿蜒而上，在山腰画了一道优美弧线，将半山畲族传统民宿同山脚现代别墅群完美地镶嵌在一起。山上是松林竹海掩映下的脐橙园，山下是北湖环绕的亭台水榭，颇有几分《富春山居图》的意味。

与“百年蓝府”毗邻的畲族文化广场对闽台畲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穿艳丽的凤凰装、讲有趣的畲族话只是情绪拉满前的预热。一场“迎祖”“祭祖”“对歌”“迎亲”“入宅”的传统仪

式表演，一场以“押加”“操石磙”“板鞋竞速”“龙接凤”为内容的“三月三”畲族运动会，一顿畲族乌饭宴，一次畲族竹制品展、绘画展，以及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传情、以歌言志的畲歌畲舞，都会成为民众对美丽日溪难忘的记忆。

途经北湖湖畔广场，几拨从福州下来的游客正在安营扎寨。他们支起小帐篷，摆好小马扎，自带食物、水源与垃圾袋，享受着露营的惬意时光。

一位退休老干部自称摄影“发烧友”，他向后到的游客分享着无人机拍摄的日溪村。但见镜头下的北湖碧波万顷，两岸青山如黛，布谷声声，有鸽子在湖面飞翔，一两只竹筏打捞着万千春色。随着镜头越拉越高，北湖化作一条腾飞的巨龙。

一位老游客感慨地说：“过去来时，这里还是一汪浅浅的溪，溪边杂草丛生，沙石成堆，滩涂成片，连钓鱼的人们都不愿意来。”

回到日溪街道，从东头一户人家飘出春茶香。原来刚从福州回来过五一节的何先生与一位从皇帝洞归来的游客正在把盏。三句话不到，便提起“日溪脐橙”。

“日溪脐橙有过‘日溪山仔橙’的学名，日溪村曾以此为商标与永辉超市建立合作关系。永辉公司派来的工作人员上门采购，用套圈圈的方法筛选优良脐橙。结果直径7—9厘米个头的日溪脐橙，几乎全为优品。我们村过去猪倌多，现在脐橙专家多、植物医生多。他们在栽培环境、种



日溪脐橙

苗繁育、整枝修剪、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很在行。以前，我们种橘子，皮厚味酸，不好吃，也没人要，一斤卖不到3角钱，是脐橙救了我们村。

“脐橙树寿命约30年，壮年期八九年。3、4月开花，11月成熟。早期大户种树五六百棵，每棵产脐橙80到100多斤。如果一斤按3元钱算，一户年产值近20万元。去掉60%成本，纯利也有大几万元，收入一点也不输名气大的赣南脐橙，这两年首批纯种脐橙树进入老龄化，产值下降，补充的新苗还未得力，日溪党校组织开通电商直播间，直播日溪脐橙，让‘日溪脐橙’老品牌再度热起来。”

偶或遇上城里出来写生的艺校学生，便会歇脚搭讪。看看学子们画板里描绘的美丽日溪，有北峰、北湖和北湖边的蓝厝里，有守护北湖的油桐花，也有湖边、溪边成片成片的脐橙树，开着一簇一簇的小白花。而最醉人的便是压满枝头的脐橙——红彤彤的，微风过，香十里。

白云生处藏仙踪

郭永仙

只要有一场雨来撩拨，山间就有白云弥漫生成。云山雾罩，峰回路转，耳边流泉弹拨，没有了尘嚣气，呼吸清甜的空气，烦躁的心情归于平和。晃晃悠悠以为来到了仙境……

蜿蜒的小路结束，眼前现出一个盆地。秋天来的时候，田野上稻浪滚滚，一片金黄。72座山峰形如围屏，环绕着这个高山小盆地。

白云千百年不寂寞，因一座姬岩。在漫长的历史中，古道上留下文人墨客、信士、旅行者的足迹，景观的奇特不必说，人文的魅力与山水结

合，铸造姬岩闪耀的文化内涵。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又让姬岩多了几分浪漫情怀。永泰虽然有许多名山，而与爱情挂上号的也只有姬岩了，而且还是个王的爱情故事。

姬岩原名“鸡岩”，现今还留有明代文人谢肇淛题刻的“古鸡岩”石碑。传说古时有仙人在此炼丹，丹成五鸡飞来守卫，故名“鸡岩”。后传闽王王审知爱姬临终遗言，想要葬于鸡岩，王审知遵从姬子嘱托，将其葬于鸡岩。为了这个承诺，这座古老的名山从此易名为“姬岩”，沿用至



姬岩远眺

今。一个美好的传说，丰盈了一座名山的历史底蕴，在这座名山中，除了仙气飘飘，更有一脉爱的香魂袅袅……

北宋著名音乐理论家、侍郎陈旸，为姬岩做了一张永久的名片，题刻“神仙第一家”石碑。

与神仙沾边，不是没来由。山里许多与神仙有关的自然景物，惟妙惟肖。奇山异水相融，既

厚重，又仙气飘飘。明代著名文学家、旅行家曹学佺在《姬岩》一诗里写道：“姬岩名自好，举手揽烟鬟。林日到无影，谷风吹不间。高深唯片石，荡漾是诸山。何处非秋意，真堪老客颜。”作为里人，一代名士、翰林院编修黄文焕的七律《姬岩》又有另一种味道：“天作高峰列五鸡，峰头咫尺与天齐。还丹拔宅人何在，流水闲花路未迷。放眼已穷沧海外，振衣犹蹑白云西。此中只许还笙鹤，无数寒猿不敢啼。”

去探访姬岩，走古道更有一番滋味。一路上，人在林中行，阳光像碎金一样洒落林间，遥想当年古人行色匆匆走在这林中，也感觉到时光的慢。此刻，眼前一块天然巨石横卧涧上，形如“独木桥”，溪涧水流清澈，看一眼便沁人心脾。过桥到了“小桃源”，两崖夹立，林木森森，石上藤萝苍苍。再往前，一道飘忽不定的水流从上空飘下，像雨一样散开，此地名“霖雨潭”，又名“饮虹池”。泉水从岩巅顺崖而下，如丝如缕，在半山腰处错落散开如粒粒珍珠，闪闪烁烁，阳光下形成七彩雨珠。继续前行，由石磴而上。石壁峭拔，一块悬崖仿若屋檐，可以避雨，此处为“罗汉岩”。檐下有“前灶后灶”，灶洞外古木参天，那些阔叶林至今还如此葳蕤。

“大桃源”，傍山临溪，树木葱葱。折旋而上，有岩石呈洞穴状，曰“普陀岩”，岩下可容数百人。古老的阶梯长出了苔藓，拾级而上，有里人、乾隆年间广东四会知县、诗人黄任题刻的“天门”二字，遒劲有力，壁立悬崖之上，清晰



谢肇淛“古鸡岩”题刻



陈旸“神仙第一家”题刻

可见。出了天门，就是“雷劈洞”了。雷劈洞有点意思，两洞连珠，形如门户，可以穿行。有平台如灶，称“丹灶”，传说是神仙在此炼丹的地方。洞的外面可观远山，一面石壁上有宋侍郎陈旸题诗：“岩顶风云常不散，洞门日日吐烟霞。济时偏解为霖雨，信是神仙第一家。”洞外左边三块天然巨石，酷似三国刘、关、张脸谱。灶后石壁上，泉水涓涓长流，曰“珠帘”；沿着“神仙第一家”石碑前行数步，森森林下古道旁，一块形似舟船的巨石，被称作“搁舟”——一只搁浅在山间的小舟，非常形象！

再往前就到了姬岩寺。寺前曾有明进士黄文焕读书楼，现已荡然无存，只留清乾隆年间黄任刻石“鬢翠楼”三字于遗址处。寺后山上留有里人黄椿山书写的“福”字刻石，在这个“福”里，有人能从中看出里面隐藏了十二生肖象形笔意。

姬岩寺始建于宋政和元年（1111），淳祐年间黄应斗拓地重建，明成化七年（1471）寺僧道力祈雨，积薪自焚，寺庙被烧毁，明万历庚辰重

建，曹学佺在寺下方一块叠石上题“来天台”三字。寺左边一块巨石像个床铺，人称“仙床”，竟然还有天然石枕头，而被称为“仙被”的几块重叠石头，整齐地叠在一起，层次分明。看着仙床仙被，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沿边上走几级石阶，眼前是一块露天的岩石平台，形似砬，近圆形，直径约5米，传说是神仙赏月弈棋的地方，曰“月台”。镌刻“二十奇景”四字，无署名。石壁刻“万历丙辰三山谢肇淛同陈鸣鹤、王昆仲、徐焞游姬岩，寻龙洞而归”26字。月台上有石桌石椅，偷得半日闲，带上茶具，汲来寺后面的泉水，在月台上泡茶聊天，不亦快哉。

沿月台而上，有石如一片巨瓦，长21米，宽15米，瓦顶平展呈倾斜状，片瓦广覆其下仙君殿，此处称“一片瓦”。这“瓦”瓦顶海拔1039米，极目四望，心胸辽阔，七十二峰尽收眼底，清早或雨后初霁，白云出岫，群峰青翠，乳白与翠绿交映，赏心悦目。

古老的姬岩，留存美丽的传说，一代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叫人品咂不尽个中滋味……



姬岩寺



月台石壁上有谢肇淛等人游姬岩题刻

我的家乡叫窗厦

穆 睦

家乡已多次传出动迁的消息，每听到一次，对家乡的思念便多一分。供着周仓神像、烟囱飘着袅袅炊烟的祖居，屋前屋后的橘子红，供销社里的酸枣糕，田野里“咿呀咿呀”吐水的翻车，无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拂之又来。终于，在百忙之中，我回了趟家乡，看看宗祠，看看祖居，看看境庙，看看教堂，希望下次再来时，它们还保留着记忆中的模样。

我的家乡叫窗厦，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的西南隅，西枕精严山，东临大漳溪，沃野平畴，物产丰盈，山兜溪从村中潺潺流过，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至黄岸，出文武桥，入大漳溪，哺育了一代代的窗厦儿女。窗厦，亦称仓下，清光绪《侯官乡土志》有载：“仓下，林姓，五六百户，业农、商，并有习儒者，物产亦以橘为大宗。”其实，它在古时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栖云村，因村南的程屿山常年轻岚薄雾白云

缭绕，有栖云岭之称，故名。只不知何时改为窗厦，摒用栖云。

祠坐文山崆穴地，堂含碧水莲花岩

光绪年间仅“五六百户”的林姓，如今已衍出1000多户、4000多人，我是第四十二世，“天



窗厦村全景

道正大本根”中的根字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世系“文山林”，与南屿第一望族“水西林”同出一脉。

据族谱记载，水西林初祖敬德公，系唐九牧长房苇公后裔，字文蔚，后周时任奉节令，封宣德郎，自泉州迁莆田，宋建隆年间，弃官晦迹，隐居省城石井巷，宋开宝三年（970）迁南井榕屿，悠闲林下。宋开宝八年（975），看到太平山麓风景秀丽，再迁于水西林，现水西林旗峰、次峰、介庵、埕中、仓里诸房皆其三孙居信公后裔，而我的文山林则是居信公二哥居敏公之后。宋天圣四年（1026），居敏公长子大用、次子大有携眷迁栖云村文山南麓，傍山诛茅，架木铺瓦，度地取材小构数椽，是为文山林始迁祖。

大用公、大有公当年构建的祖厝早已不存，原址上盖起了文山林氏宗祠。宗祠位于村中心，坐西北朝东南，土木结构，背靠起岩峰，前临碧玉池，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埕前的六对旗杆石，书写着簪缨鹊起的家族荣耀。门上的“十代同堂”木匾，见证着孝悌传家的绵长世泽。现宗祠为1993年重修，前后三进，依山就势，层层叠高，在二进厅堂神龛上，悬挂着“十德堂”匾，横梁上高挂仁宗皇帝旌题的“忠孝传家”祖训金匾一面，两侧有联“十德堂中皆锦绣，九龙庭下尽联芳”，彰显十德九龙忠孝为先、可耕可读梅鹤家声。神龛下有莲花岩古迹，形态逼真，有联赞：“祠前玉水明如镜，龛下石岩巧似莲。”明嘉靖时，梦肩公曾忆：“甲午（1534）秋月，宵分就

寝，梦一神人头顶金冠，衣朱带紫，揖吾言曰：“此屋若号起岩乎？”因取名起岩峰于祖厝山后，刻石为记。”此岩便为莲花岩，峰为起岩峰，岩前还有一口莲花窟穴泉。

梅竹曾传松是伴，林亭好让鹤为家

宗祠门前的道路四通八达，供销社在南，娘奶庙在东北，福音堂在西北，而我的祖居位西，名叫正恪厝。祖居内住着元夏房利国公派下正恪、正富、正贵等六兄弟的后裔，因以正恪公居长，故名。小时候回乡迷路时，若打听正恪厝，一般人不知道，但一说“猪屎厝”，不但人人皆知，遇到闲人，还会把我一路送到厝。而“猪屎厝”的来历，却是正恪等六兄弟从小勤勉，常常天还没亮，就背着粪筐出门拾粪。要知道，在“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的年代，这种“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的农家肥可是庄稼



祖居正恪厝

的希望，六兄弟也因此发家致富，建房起厝，人称“拾粪地主起猪屎厝”，名闻南屿西南隅十三乡。民国期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风吹起厝前余烬未熄的草木堆，燃着了篱笆，烧着了厝，整整三天三夜，老厝化为乌有，现房是之后重建，前后两进，坐南朝北，七柱七檩，七层台阶，虽无原先精美，但规模仍不失从前。

正恪厝正厅面阔五间，进深五柱，中置神龛，供奉文山周将军画像。周将军满面虬髯，双手持刀，正是关帝麾下威灵惠勇公周仓周元福。龛前摆着长长的供桌，各家各户祭祀的香烛插成两排。游廊前放着文山境的铁鼎，每年九月十七周仓诞时，家家户户回乡祭拜，采买黄帐、桌裙，更换高照、灯泡，还要锄草、整地、植树，重漆案桌，烧香添油，摆放供品，燃放鞭炮，好不热闹。原先我对家里为何供奉周将军颇为不解，问了长辈才知，原来是从娘奶庙关帝身前分香来的，敬的就是他的忠肝义胆，拜的就是他的有求必应。

三圣英名传千古，元君恩泽施万家

娘奶庙又名文山境，是窗厦全村的总境，供奉的不止娘奶，还有本境大王、关帝等。从我的祖居到娘奶庙，要先经过宗祠，再沿公婆厅前小路北行，路程不过十分钟。

庙坐西北朝东南，青砖墙面，额书“文山正境”，上有火焰式女儿墙，檐下嵌八仙过海浮雕，



文山正境

进入大门，依次是戏台、酒楼、拜亭、正殿。戏台歇山顶，拜亭四坡顶，正殿悬山顶，因屋面坡度平直，三者间距离较近，形成环环相扣的屋面组合，从高处看，错落有致，起伏有序。戏台的两侧做小山面，使得屋面比四坡面略高，加上山面上的红色挂瓦，既防水又美观。

穿过戏台间的甬道，登上三级台阶，过拜亭，就到了正殿。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柱，抬梁穿斗式混合木构架，正中祀护国爱民的本境大王杞公，也就是文山十五世祖、宋代特奏名进士林杞，左右供奉顺懿元君与三圣王。顺懿元君即福州人尊称为“娘奶”的临水陈夫人，她救产护胎，保赤佑童，受万人景仰，声名远播，明《闽都记》载“宋淳祐间，赐额顺懿”，故称顺懿元君。她的身前立着仗剑执角的法奶，两侧为抱麟背凤的婆官。而三圣王则并排而坐，关帝端踞正中，面如重枣，相貌堂堂，华光居左，泰山坐右，关平、周仓随侍两旁，我祖居供奉的文山周

将军就是从这里分的香。每年春节，全村人都会到这里举行迎神庙会，酬谢大王一年中给予的种种庇佑，并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正所谓：“威镇文山三圣英名传万古，泽敷下土元君大德保群生。”

一生辛苦建此庐，传报佳音闻十里

有趣的是，窗厦也是座多信仰的村落，道、佛、基督各安其是、和平共处，除了唐宋时栖云慈峰院、罍山庵、黄金寺、福庵等“钟声佛号闻十里”外，道教的杞公、娘奶、关帝、华光大帝、泰山神、泗洲佛、伽蓝公、红娘子，亦是香火不衰、信众不减，到了近代，还建了座南屿西南隅十三乡最早的基督教堂，而这座教堂，离我的祖居不过一箭之地。

清同治十年（1870）九月三十，刚刚编纂并出版《榕腔初学撮要》《榕腔罗马字辞典》的美国传教士摩嘉立早早就候在南屿教堂内，等来领着福州太平街教会荐书的窗厦人林董祥（文山三十六世）、林鏊祥、林连海、林高椿一行，以及溪坂的谢必忠、小元峰的张功炎等人，为其洗礼进会。嗣后，林高椿被举为教会执事，发展同乡林赐珠、林定祥、林宝泉等人入会，并于光绪十年（1884）在窗厦赁屋传教，取名“福音堂”。

如今的福音堂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林道方（文山三十八世）重建，据说花了他300块袁大头。教堂坐北朝南，占地3亩，四扇三间，二



福音堂

层木构，四角立四块界碑，长方形，上书“美部会界”，会友黄述陞敬赠“如弟道方，基督教……一生辛苦建此方庐，落成之日，欢欣鼓舞，竖立丰碑，昭垂永古”青石碑一方。1949年，以永泰为第二故乡的美国传教士伊芳廷收永泰大洋人林定业为弟子，把他介绍到南京神学院受训。1950年8月，林定业被委派为窗厦福音堂主事。1958年，教堂被辟为食堂、托儿所，嗣后，被大队征用饲养牲畜。1982年落实政策归还，由山兜陈秉衡继续主事，教堂改为砖木结构，仍旧坐北朝南，可惜界碑、青石碑被村民拿走建房，不知所踪。现教堂旁留有一口古井，系建教堂时所凿，数十年来，一直聆听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关于家乡的回忆，不绝如缕。看着落叶片片飘落，有时候我会想，人总会离去，家乡也终将老去，但却让人毕生难忘。我心本无乡，心安是故乡，若不能留下对乡土的记忆，回头北望时，何处是故乡？

首占，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郑 和

我的祖籍是长乐区首占乡。我虽并非出生在那里，但少年时代暑假时爷爷必带我到那里去，那里有他必去的乡村茶摊，他常与老相知们聊天；他带我走遍了乡村中每座祖厝，说说出生在那里的名人，笑呵呵地叫我去搬动古厝中武举人的练武石。

暑假我游泳的“面前浦”旧称米笼浦，每每必去那姑嫂桥下石基中捉螃蟹。至今家人有时买回美味的螃蟹酱，我都不忍吃，似乎在吃当年陪我度过暑期的红膏螃蟹——在那小孩几无玩具的年代，我用线绑着它，看它吐出金色的泡沫，横着爬行。首占乡里有我爷爷亲手盖起的“六扇五”，二进古民居，高高的防火墙，宽阔的大厅中摆着方桌，桌沿上有“带草堂”字样。长条石铺就的天井中，与堂叔、堂兄弟间的亲情，祖屋边成排的番石榴树，小池塘里的螃蟹窝，以及对面

用于灌溉两岸稻田的“面前浦”，这些都成了我割舍不下的乡愁。

带着深深的乡愁，当我与妻子再次踏上返乡采访的路程，一路上不由得回想以往。20世纪60年代初，要去故乡必须是凌晨4点钟起床，赶赶地吃了稀饭，步行到台江第二码头乘轮船到隔壁乡上岸，再步行一大段路才到老家，耗时大半天。70年代营前建了水闸，我骑自行车并连同自行车登上轮船，解决了启程与最后的3公里路程。如今我骑电动车，把它放置在2号线地铁站附近，搭2号线地铁至1号线梁厝站，转到6号线，在郑和站下车，再乘公交车到老家的路口，只需45分钟。在那装修精美的地铁车厢中我忍不住感慨：这给居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时代与科技的进步真是蒸蒸日上。

到老家，必访的是92岁的堂兄郑元章，他



郑氏宗祠内部藻井



郑氏宗祠照壁

是《岱阳郑氏族谱》理事会成员，熟知乡史。细数了几位首占名人事迹后，他叫儿子郑祥建和另一位堂兄郑元共带我去往首占乡。原先绿色的田野，已变成高楼林立的新区。进入旧街区，依稀还记得旧时模样。过了前街西路就到了岱阳郑氏宗祠”，这是座经历了近600年风雨的明代建筑，堂兄郑元共告知，它花了几百万重建。里面的装饰精美考究，照壁、大门、门厅、回廊、藻井金碧辉煌。

从明代至今，郑氏家族“一门五进士、五世十举人”，有尚书、进士、武举人，牌匾四方悬挂。分别有古代名宦郑世威、郑元壁、郑宝菁，当代文化人郑振铎、郑天挺、郑衍贤（陈怀皑）、陈凯歌、郑作新等，可见家族读书之风盛行。

走出宗祠，来到首占乡的棋盘里，这里人称官厅里，郑世威的故居就坐落于此，从嘉靖到万历他三朝为官，40年的宦官生涯中，从七品的礼部主事升至刑部右侍郎。他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先遇夏言，后遇严嵩，不阿权贵，表现出独立人格，由于功绩显赫，逝世时钦赠刑部尚书。

郑世威故居占地约1500平方米，是他生前

所建。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六扇五开间，进深七柱，木构严谨。天井两侧，通大厅有出游廊，庭前用石条铺埕，花岗石垒砌风火高墙，后厅祖龕匾额有“夙夜敬止”的字样，龕内书“元品居”，是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

走出郑世威故居，来到首占前街郑振铎故居。这是一座明代单进土木大瓦房，旧时悬挂的郑振铎曾祖父为官牌匾的垫板还留在梁上。故居显得陈旧。

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又字铎名，笔名西谛、郭源新、落雪等。他出生于浙江永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学家。

郑振铎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福州学生抗日联合会领导人。早年与瞿秋白、李大钊、茅盾、叶圣陶、胡愈之、许地山交往，创办《文学周刊》《小说月报》，还主编《小说月报》和《公理日报》《世界文库》，1919年与瞿秋白共同创办中国第一本社会杂志刊物《新社会》。



郑振铎故居

他与耿济之最早以诗歌的形式翻译了《国际歌》，为推动革命做出贡献，深刻影响了五四运动。他与叶少均、胡愈之组成“上海著作人公会”，该会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其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1936年他与周扬、茅盾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还撰写《卢沟桥》等数十首诗，编为《战号》第一集，痛斥侵略行径。又与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20多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全集》《联共党史》《西行漫记》，有力推动了我党的抗日运动。上海沦陷后，他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同时还参加了营救狱中共产党人的“济难会”工作。

北京团城因规划将被拆，他不顾阻力，亲自上书给周恩来总理，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他

还将自己抢救收藏的多件文物捐给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家人将他10万多册藏书捐给国家。首占乡亲为了纪念他，在前进西路首占镇的文化宫里开辟了郑振铎纪念馆，该馆现已移至长乐区爱心路198号。为了纪念郑振铎，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选集》。

首占乡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走入首占文化中心，我们看到多位历史人物介绍，包括追随航海家郑和四下西洋的李参，“海滨四先生”之一的陈烈，编写《长乐县志》与《长乐六里志》的李远选，还有南宋两兄弟陈合、陈谊两进士。

民国时期的省政府代主席郑宝菁（1886—1951），又名在莪，字中阿，曾住在郑氏总祠西侧的六扇五大厝内。民国初，郑宝菁毕业于江苏法政大学，被任命为南昌行营科长，后为海军部军法司科长。辛亥革命胜利时发生中方军舰与英商船碰撞事件，郑宝菁参加中国代表团赴国际法庭应诉，据理力争取得胜利。1935年，升海军部军法司司长。1939年后，历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财政厅厅长等职。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因病离职后，郑宝菁被任命为代主席。

郑宝菁在闽任要职前后达7年。闽省水旱频繁，灾民流离，他建议成立赈济委员会，每逢灾年必亲往灾区施赈，帮助灾民重建家园。1939年，郑宝菁建议立项拨款建设长乐莲柄港龙

门溉田局一厂、北山溉田局二厂。他还协调过鹏上村与首占村由于农田排水问题引起的纠纷，避免了一场宗族械斗，使得一万多亩农田受益。第二年，省政府赠“造福灾黎”匾，褒扬其功绩。同年，卢兴邦匪部绑架郑宝菁等六厅长，他代表省政府与卢谈判，将卢收编，安然返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社会贤达、革命家属的身份，当选为福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其女婿金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宝菁于1951年病故，享年65岁，葬福州北门马鞍山。

首占名人多，从美国回乡探亲的堂侄郑祥建如其父一样熟知乡史，也加入我此行的向导，说必须提及郑天挺。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父为光绪庚寅年间进士。他出生于北京，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参加示威游行，反对卖国贼曹汝霖。1920年毕业，后参与筹建厦门大学。1922年考取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生，在钱玄同指导下研究古文字。1924年毕业后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担任讲师。1928年至1930年在浙江大学工作。1930年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为中文系、史学系教授，1933年起兼任北大秘书长。学校南迁长沙，他忍辱负重，一路艰辛，保护校产、与敌周旋、保护师生，被誉为“北大舵手”。

他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及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成绩斐然。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先后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系主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长、校顾问等职。1961年

任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组副组长，晚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先后著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清史探微》《及时学人谈丛》等书，主编与合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史学名著选读》《明清史资料》，主持校点《明史》，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

堂哥郑元章说：“长乐首占陈怀皑导演也是绕不开的人物。”陈怀皑，原名郑衍贤，毕业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今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他参演电影《陕北牧歌》。1956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虎穴追踪》。1960年，与崔嵬联合执导京剧艺术片《杨门女将》，该片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2年执导戏曲电影《野猪林》。1975年，与著名导演谢铁骊联合执导电影《海霞》，名噪一时。1979年，独立执导戏曲片《铁弓缘》，该片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81年，与谢铁骊、巴鸿联合执导电影《知音》，一时风靡影坛。1984年，执导电影《双雄会》。1986年，执导戏曲电影《朱门玉碎》。1994年，陈怀皑因肺癌辞世，享年74岁。1998年，由其执导的电影《三岔口》上映。

说到陈怀皑就必说他的儿子陈凯歌。1952年8月12日陈凯歌出生于北京，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为著名电影导演。1984年执导《黄土地》，

影片获第3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1993年凭借《霸王别姬》斩获华语影坛第一个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并相继获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等一系列国际大奖。

在这座古民居中还有鸟类学家郑作新。郑作新的父亲郑森藩是中学教员，曾任中学校长。他5岁丧母，在父亲的培养下，中学毕业时才15岁，还不到大学入学年龄，经学校再三推荐，方才被允许参加考试。考试成绩非常优秀，被福建协和大学破格录取。在大学期间，由于他的聪明和勤奋，只用了3年半就完成了4年的课程。

1926年夏，郑作新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生物系，由亲友资助路费赴美。在密歇根大学的初期，学费及生活费靠半工半读解决，如在系里饲养研究用的动物，在该校医院当勤杂工等。后来在该校兼做助教，又获研究院和中华教育科学奖学金，费用得到了解决。

郑作新于1927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学院还颁予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这一年他仅23岁。

几十年来，郑作新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鸟类栖息地，发现了一批新种、新亚种、新纪录，并纠正了过去一些鸟类分类中的错误，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

郑作新院士主要从事鸟类、动物分类、动物



郑作新教授（右二）获美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联合会授予的动物资源保护特殊成就奖

地理学研究。共完成14种专著、33种书籍、130多篇科学论文、250多篇科普文章，总字数1000多万字。在鸟类系统分类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使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中国鸟类系统分类研究”项目的重大科学成就奖。他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英文版，1987）获中科院1989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获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该书还被美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联合会授予“1988年美国动物资源保护特殊成就奖”，以表彰其对鸟类学的卓著贡献；这次颁奖是这个联合会首次发给中国人，也是首次在美国以外举行的授奖仪式。

郑作新院士于1998年6月27日逝世，享年92岁。

故乡首占人才济济，每一次重游都让人生出自豪感与归属感。相信这片土地上还将诞生更多的传奇。

朱熹与梁克家关系考略

林振礼

朱熹与梁克家（字叔子）同为闽人，朱熹为一代理学宗师，梁克家在南宋乾道、淳熙间两度为相。淳熙六年（1179），梁克家知福州，有治绩。其间，梁克家与同官通判陈傅良合作编纂了名垂青史的《淳熙三山志》。本文通过诗史互证，钩稽辨析明清以来流行的朱熹文集的四个版本中，朱熹挽梁克家诗“几岁调娱政”的讹舛，认为当以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所录“昔岁调饥政”订正诸本。梁克家曾游潮州，洪

迈《夷坚志》及民间口碑存其“梅花”逸事，兹钩稽史料并实地考其流变。经考辨，认为民间族谱、祠堂的《和文靖公前韵梅花诗》《题梁克家祠堂》《隐相堂序》系伪托之作。

一、朱熹挽梁克家：

“几岁调娱政”应是“昔岁调饥政”

朱熹论孝宗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而



朱子自画像



梁克家像

对梁克家则多赞许与敬重：在与朋友通信中称他为“梁公”，在“社仓记”中称他为“清源公”，在与学生讲学时，亲切地称呼他为“梁叔子”。纵观两人交往的全过程，相见机会虽少，却长期相知相敬。

乾道九年（1173），梁克家出知建宁府，一到任所，即不以贵显自泰，入境问俗，与朱熹相会。这是两人一生中最亲密的接触。淳熙间，在朱熹因弹劾唐仲友，卷入政治风潮而遭受攻击、反道学声浪未雨绸缪之际，梁克家曾写信给朱熹。朱熹复函谓：“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里洞彻，无一豪（毫）有我自私之意。……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国威未振而虏情叵测，惟明公于此深念而亟图之，则熹受赐多矣。”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梁氏充满信赖与期待。

考朱、梁生平事迹，二人于乾道九年（1173）十月至淳熙元年（1174）正月这两三个月间有过两次相会。第一次已如上述，即乾道九年（1173）梁克家知建宁府，是冬与朱熹相会论社仓事。第二次淳熙元年（1174）正月因梁氏丁忧，朱熹入城吊之。未入城前，朱熹致吕祖谦（1137—1181）信中说：“自经新岁，未及上问……梁公至此相会，始知前此请之由衷……开正复扰扰，才得旬日休息，又梁公遭忧，不免入城吊之，计又须旬日往还。”事后归崇安，《答蔡季通》说：“一出又半月，临出城，值石宰（子重）、择之（林用中）、顺之（许升）更一二朋友来，遂留北岩两日，同途至建阳而别。”两书合观，可知

朱熹吊梁氏忧，预计往还10日，实则半个月。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梁克家病逝，是年朱熹《挽梁文靖公二首》（引自流行版本）诗云：

其一：擢第初龙首，登庸再凤池。心期讷温饱，身任必安危。几岁调娱政，今年殄瘁诗。恭惟袞敛意，不尽鉴亡悲。

其二：疏宠无前比，腾章又凤心。极知求士切，端为爱君深。鹵簿寒笳远，尘埃断稿侵。空令杀公掾，衰涕满寒襟。

第一首前四句写梁克家的科举宦履与抗金谋略，即状元及第、两度为相，以及力主“用兵以财用为先”，心系社稷安危的深谋远虑。后四句开头“几岁调娱政”之于梁氏，不得其解。“袞敛”为葬礼加等，“鉴亡”典出李世民悼魏征悲失镜鉴。第二首既写孝宗皇帝与梁氏的君臣关系，又间以睹稿思贤，诉说作者曾在政治上得到梁氏支持与荐举的知遇之恩。

关于《挽梁文靖公二首》中“几岁调娱政”一句，《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与《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十皆同；1996年出版的《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卷十与2002年出版的《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刘永翔、朱幼文校点）卷十，这两个新近的版本也是“几岁调娱政”。然而，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二引录朱熹这两首诗，该句则为“昔岁调饥政”。对照朱、梁生平，尤其乾道末、淳熙初的交往，以及

朱、梁之于闽北社仓救灾事迹，“几岁调娱政”不得其解，而“昔岁调饥政”则于人于事于诗皆合。

先说“几岁调娱政”。“调娱”意为调和使娱悦。考梁克家两次居相位，第一次在乾道八年（1172），翌年十月因与张说议事不合求去，既非“几年”亦非“调娱”；第二次在淳熙九年（1182）九月，此前，朱熹因弹劾台州守唐仲友，触动盘根错节的权贵而卷入政潮，是年十二月，左相王淮指使郑丙攻击道学，翌年（1183）六月，陈贾请禁伪学，矛头直指朱熹的“伪学之禁”，已未雨绸缪。梁克家既受制于“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的孝宗，又受制于反道学的左相王淮，加上梁氏晚年疾病缠身，此次为相虽达四年之久，但其政亦无“调娱”可言。再说“昔岁调饥政”，即指上文已提及的梁克家乾道末年（1173）莅闽之事。是年十月，梁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与朱熹面论社仓，并“出教”题词，使“仓之庶事细大有程，可久而不坏”。

朱熹于淳熙元年（1174）五月作《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回忆说：“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方且相与讲求仓之利病，具为条约。会丞相清源公（梁克家）出镇兹土，入境问俗，予与诸君因得其具以所为条约者迎白于公。公以为便，则为出教。”梁克家对朱熹诸君救助饥民的社仓条约，不但称许支持“以为便”，而且为之“出教”题词，朱熹归后“揭之楣间，以示来者”。十余年后，梁克家卒，朱熹悼以“昔岁调



《闽中理学渊源考》，李清馥著

饥政”，自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写诗，“昔岁调饥政，今年殄瘁诗”之“昔”与“今”对仗，乃诗家常识；“几”与“今”相对既不工整，又不符合历史事实，朱熹何以会弃常就悖呢？

《闽中理学渊源考》作者李清馥乃李光地之孙，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有机会见到流传后世的朱子手迹，其所录“昔岁调饥政”或有所本。因此，当以“昔岁调饥政”订正诸本讹舛。南宋最早创立社仓的是朱熹的同门好友魏元履。《建阳县志》说：“绍兴间，在青黄不接之际，魏元履请借官米贷给穷苦农民，秋收还纳于仓，百姓赖以度过饥荒岁月。”朱熹后来立社仓也自陈“其规模大略放（仿）元履”。然而，尽管社仓为魏揆之首创，但社仓制度获准在全国颁行是在魏氏去世8年之后的淳熙八年（1181），其间朱熹做出了诸多努力，且颇有成效。因此，论者一



《三山志》，梁克家编纂

般认为，社仓之制始于朱熹。但准确地说，朱子社仓之法，上承魏元履，下启江浙各地，也为后来朱子知南康救荒积累了经验。

如上所述，梁克家于乾道末年冬知建宁府。上任伊始，即关心民间疾苦，与朱熹共议社仓条约，其所“出教”题词之内容已不得而知。梁因丁忧在任仅两三个月，仍为百姓修桥造路。据记载：“通都桥，淳熙初，郡守梁克家重建。”淳熙六年（1179），梁克家知福州，地方志说他在任上“有治绩，才优识远，谋国尽忠，犹留意民事，不以贵显自泰。尝修《三山志》四十卷”。梁氏知福州之际，朱熹正知南康，两人无相见机会。

二、梁克家游潮州及其“梅花”逸事流变

梁克家为闽南泉州人。800多年来，闽南粤

东盛传梁克家游历潮州的“梅花”逸事，由于不同地域以及文化心态的差异，这种“层累构成”的历史故事，版本颇多。兹据方志、谱牒、笔记以钩稽，再以时空、口碑、情理相印证，略记其概并叙其流变。

相传青年梁克家曾往潮州游学，并探望时知揭阳县的表叔陈彦先。陈彦先因公务远行未归，梁克家闲游于潮州揭阳京冈一带，在孙白（大美）家为馆客，笃教其子。一日偶因写字洗笔，墨汁染到隔窗观看书写的孙小姐衣裳之上，被误解为轻浮之举，遂失原先礼遇。梁氏题诗于壁，辞馆而去。诗道：

投杼曾参事可嗟，角弓斜影误杯蛇。
尘除饭甑疑偷饭，履纳瓜田岂盗瓜？
马援无心归薏苡，广平有意赋梅花。
秉烛达旦犹疑忌，何况寒儒隔窗纱。

孙家见诗悔悟，追赠甚厚。谱牒中还有“梦龙涤爪”的记载，说是孙白梦见一条黄龙从云层钻到宅前的小溪里，龙爪在水中屈伸翻腾。第二天适逢身穿黄麻布衫的梁克家蹚过小溪，蹲下洗手。孙白便将这位“应梦的黄龙”梁先生请至家中，设馆教子，并将女儿许以终身。似此诸说美固然美，但很难没有附会的成分，否则梁氏当年怎么会有“履纳瓜田岂盗瓜”的反诘与慨叹呢？

尝读曾与梁克家同官的洪迈（1123—1202）《夷坚志》“九月梅诗”条，记梁克家寓潮州事：“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阳县治东斋梅花盛开。岭外梅着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须至冬乃有之，邑

人甚以为异，士子多赋诗，大抵皆谄令尹。时梁郑公正为馆客寓此斋，亦作一篇曰：‘老菊残梧九月霜，谁将先暖入东堂？不因造物于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九鼎燮调端有待，百花羞涩敢言芳。看来冰玉浑相映，好取龙吟播乐章。’语意不凡，殊类王沂公，虽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头上开’之句。明年还泉州，解试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宰。”细考时序，梁氏于孙白家题壁在前，县治东斋咏梅在后。相传县尹陈彦先外出回衙，询知情由之后，便留梁克家在衙中读书。九月季秋，一天陈小姐晨起，花园中一株白梅先开一朵，映入陈小姐梳妆镜中，那光彩夺目的梅花影像，令她甚感惊奇。随后即发生上述如洪迈所记的“九月梅诗”事。梁克家因咏梅更得令尹赏识，于是以女归之。

这一传说虽蕴含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但似非历史真实。因为800年前的那个时代，男子20岁成婚尚不为早，绍兴戊寅（1158）梁克家时年31岁，且为俊彦，应早就有妻室了。时比梁氏小两岁的朱熹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然而，梁陈联姻传奇，一时成为泉州、潮州两地美谈，数百年来盛传不衰。20世纪80年代，泉州剧作家杨波先生根据这一题材创作了高甲戏《梅镜记》，演绎梁陈美满姻缘。举凡海内外梁氏族人，总喜欢以“梅镜堂”或“梅镜传芳”作为梁氏堂号。明嘉靖七年（1528）梁克家12世孙梁怀仁由晋江来潮州揭阳京冈，有《和文靖公梅花诗韵》之吟，其中“葩翻翠圃巡檐笑，影映妆台扑鼻香”句，已

把“梅镜传芳”故事融入诗中。据“孙元霸复梁怀仁书”说，梁克家历仕临安期间，对于孙氏族人“进都考课升选”，多以“内府致款”，且“荐拔有加”。后来，孙家因税物（或谓牛皮）捐输路遥，致有“违时耗蚀”之咎，“郡县诸司不察，遽以忤旨奏闻”。时任隆兴军司理的孙白，“入京疏辨”，赖梁克家“排解咨救之力居多”，使孙家“胥康以宁”。因此，孙氏族人对于梁克家恩德，追感永世，于梁氏当年讲学之处建隐相堂，并于孙氏家庙之中立下牌位，岁岁祀春秋以报。明万历十六年（1588），族人孙谦吉又主持建成纪念



揭阳京冈古村落孙氏家庙悬挂的“隐相堂”牌匾



纪念梁克家所建的“相祠”

梁克家的“相祠”。

三、关涉朱熹与梁克家的诗作、楹联及《隐相堂序》

关于梁克家的“九月梅诗”，《潮汕孙氏志略》载录所谓朱熹的“和章”说：“梁氏之诗，还惹来另一位大名人的和章。”《孙氏简谱》载，朱熹也有《和文靖公前韵梅花诗》：

嫩玉轻盈最耐霜，花魁何事映妆堂。
东床试笔联佳句，金屋放娇比艳芳。
万紫咸揭先占碧，六飞高让吐奇香。
朱颜索赋怜才子，不是标梅第一章。

且不说将时年31岁的梁克家作为未婚青年令人难以采信，而“东床试笔”近乎理想幻化的小说家言，仅就文字上看，此诗如此粗制，多处出律，格调平庸，对比朱熹诗词境界、风格，显系伪作，此其一。其二，闽南《题梁克家祠堂》：“事业经邦，闽海鸿才开相运。文章华国，温陵鼎甲破天荒。”右款署“文靖公祠堂联文”，左款署“朱熹晦庵撰”。题梁克家祠堂联文与题欧阳詹不二堂联文“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相比照，仅有“鸿”“相”“鼎”三字异文。此与梁克家生平事迹相符合，梁氏于绍兴三十年（1160）状元及第，仕途中二度为相，称“鼎甲”“鸿才”“相运”并不为过。尽管朱、梁两人相知相敬，但当时莆田（毗邻泉州）人陈俊卿（1113—1186）、

泉州人留正（1129—1206）也曾居相位，1188年朱熹为陈俊卿撰写《行状》，谓“熹蚤（早）蒙公知，晚岁尤笃”，庆元间，朱熹以书信致留正说：“登门之晚，而其质疑请益，乃有十年之迟。”由此可以窥见朱熹与陈、留两人交往之深。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朱熹不可能独以“鸿才开相运”称颂梁克家。再联系乾道、淳熙间的政治生态看，“文靖公祠堂联文”则有后世化用伪托之嫌。此外，1987年《广东文博》刊载所谓朱熹逸文《隐相堂序》：

丞相叔子梁老先生之故人，大司法、大司理、大州牧、孝廉四孙先生之昆季书斋序。

予尝游麻田旧胜，访吴子野夫子讲学问道之场。遥望乎南溪之畔，有厥里居，树木阴翳，车马繁盛。询之父老，鬻谁氏之族也？父老曰：京岗孙氏居焉。乃父宰揭令名进士讳乙者，由高邨而来，占籍于兹，生四子，具工举子业。考厥由来，其令善下士，喜赠答，凡游学之英，咸敬礼焉。乃叔子梁先生当茂才时，由晋水而揭岭，不远千里而来，遂握手而订莫逆交。始以诗书相契，继以气谊相投，异体同姓，如家人父子之亲。结庐数椽，在水中央，六七年阅读书明理，饮酒赋诗于其上。令之长嗣讳大荣者，仕江阴县司法；二之子讳大美者，仕隆兴军司理；三之子讳大有者，守领琼州；四之子讳大经者，举孝廉。厥后梁先生亦回籍而选乡

贡，再举都魁，擢绍兴庚辰状元矣。其法曹、司理、州牧、孝廉之学，沐梁老先生教泽，能取魁第。故任判簿、入国学、官运金、选评事而拔贡元，济济一堂，雅称多士之庆。噫嘻！好学下贤之报，岂浅鲜欤？予曰：唯唯。但兴贤之地，木茂水秀，未易多遘，岂令湮没不彰，使人与地俱无传焉？因榜其额，曰：隐相堂。事之颠末，既经父老之言。梁老先生，当余在讲官时，曾见囑于临安矣。厥后详问里人郭子从，亦备述不爽。是为序。

宋淳熙十一年赐进士第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朱熹序于甲辰岁花月之吉

考《揭阳县志》记：“孙乙，由进士绍兴三年癸丑任。”“孙乙”条下记：“曹公，佚其名，绍兴九年己未任。”可知孙乙为揭阳县令之际，梁克家尚在少年时代，既不可能千里来揭阳，也不可能与孙氏有“诗书相契”“气谊相投”的交游。同时代的洪迈所记梁克家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梅诗”事，梁氏其时寓居“县治东斋”，依附的令尹（县宰）是表叔陈彦先，全然与孙乙无涉。明代文学家王慎中（1509—1559）撰写的《宋承务郎揭阳令五代合传》说：“孙讳乙老先生，字次木，金陵高邮州人。宋徽宗朝进士，授揭阳县令……遂占籍渔湖京冈焉。生四子，讳大荣，高宗朝举贤良方正，仕江阴县司法；次讳大美，官名白，隆兴元年（1163）以词赋举乡荐，仕隆兴军司理。宋晋江（泉州）人、状元丞相梁

老先生讳克家者，当布衣茂才时，与白父子兄弟有贫贱交。”由此联系谱牒记载可知，梁克家为馆客并非无稽。然而，梁与孙乙次子孙大美（白）交游，得到教泽的当是孙乙的孙子之辈，而《隐相堂序》谓“其法曹、司理、孝廉之学，荷先生教”，说的是孙大美（白）诸兄弟得到梁氏的教泽。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其一。其二，序文对揭阳京岗之描绘，极尽合理想象：“余尝游麻田旧胜，访吴子野讲学问道之场。”子野字复古，号远游，蓬州人，与苏东坡友善，曾筑“远游庵”于潮阳之麻田。然而，潮州地方志却查无朱熹游历京冈、访吴子野遗迹的相关记载。序文最后谓：“厥后详问里人郭子从，传述不爽”。考《语类》等可知，绍熙间，同往师事朱子者为郑南升与郭叔云（两位都是广东潮州潮阳县人），叔云字子从。郑、郭两人师事朱子之际，梁克家已辞世数年之久。然而，梁氏早年游潮之事，时人知者亦鲜。序文作者大概是唯恐有人追问“朱子何以知梁克家早年寓居揭阳事迹之详”，故虚构了“梁先生事，余在讲官时曾见囑于临安矣”之辞。梁克家逝于1187年。《宋史》本传说，淳熙“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即朱熹为侍讲之际（1194），梁克家长眠于地下已7年之久。作伪者欲“天衣无缝”，反而露出死者何能“见囑于临安”的破绽来。我们通过进一步查证，证明《隐相堂序》以明代王慎中的《宋承务郎揭阳令五代合传》为仿本，糅合粤东潮州孙氏谱牒部分资料，加以合理想象而作伪。

福州故事的两岸三版本探微

——《闽都别记》中的台湾

刘洪哲

《闽都别记》是一部福建民间传奇的鸿篇巨制，全书讲述了唐末至清初福建（主要是福州）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和地方掌故，被后人视为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书中有较多篇幅讲述与台湾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其中一则“鸡笼鸡叫，福州听到”的故事，深刻反映了福州与台湾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鸡笼鸡叫，福州听到”在海峡两岸发展成三种版本各有差异，但其榕台亲密关系的思想内核则一直未曾改变。



《闽都别记》，里人何求纂

福州版的“鸡笼鸡叫，福州听到”

《闽都别记》中“鸡笼”名字的由来与一位名叫六六开济的神仙有关。六六开济原为泉州洛阳江中的一条鲤鱼，潜心修炼百余年，后来到福清石竹山拜九仙人为师。鲤鱼立志济世安人，称

“不能为人便罢，既能做人，要与人间立名节，振纲常。若图安逸，长隐不出，岂不辜负造就之大德也”。九仙人知其志向，于是不再挽留，并赐其号为六六开济。

六六开济来到台湾后，发现台湾大地经常地震，就如同乘船在风中颠簸一样。六六开济

听说台湾原为凤凰所开辟的浮虚之地，如果凤凰离开将要变成大海，于是在台湾遍栽梧桐绿竹，并日夜吹箫呼唤凤凰，终于引得一对凤凰来栖，台湾得以安宁。岂料台湾少数民族不识凤凰，以为凤凰是鸡，用弹弓发射弹子攻击，凤凰惊而往北飞去。六六开济连忙就地在居民家中取出大小两个鸡笼罩，一路追赶过去，在台北山头将两只凤凰罩住，最后化为两大山峰，即台湾北部的大鸡



鼓山观景台 林瑶佳 / 摄

笼、小鸡笼二山。凤凰虽然不能再出来，但在大鸡笼里时常鸣叫，其发出的声音可以在福州的鼓山山顶听到，福州当地人不知是凤鸣，都以为是台湾的鸡在叫。这就是《闽都别记》中“鸡笼鸡叫，福州听到”的故事。

此外，《闽都别记》还提到台湾大鸡笼山与福州的鼓山对峙，台湾的群山都是自鼓山分支而去。宋代朱熹曾登临鼓山山顶的“天风海涛亭”，听到大鸡笼的凤鸣，说道：“龙已渡海，五百年后，海外有千万人集之。”《闽都别记》作者认为朱熹的话正好呼应台湾在500年后归于国朝（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

关于在鼓山山顶可以听到鸡笼山鸡叫的传说，在福州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情节随着时间推移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如流传较广的一种

说法即：凤凰原本住在福州北部的寿山，后来一路飞过福州的黄山、鼓山来到台湾。台湾当地人不知凤凰，想用竹竿围打凤凰，最后一位和尚知道凤凰是宝，必须将凤凰留在台湾，于是使用法术将凤凰用鸡笼罩住，鸡笼最后化成鸡笼山，但凤凰仍不时对着福州方向鸣叫。这则故事虽与《闽都别记》中情节有所差异，但主要内容变化不大，主旨思想也相近，充分体现了福州与台湾在地理空间上十分相近，两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此为典故，“鸡笼鸡叫，福州听到”作为一首谚语在福州也广泛流传下来。我们暂且将福州版的“鸡笼鸡叫，福州听到”视为同一个版本。

在福州历史上，除了有在鼓山可听到台湾鸡叫的说法，还留下许多在鼓山可看到台湾的记载。宋末元初程钜夫以“眼底琉球弹丸耳，楼船

曾见汉家军”想象游历鼓山时的情景。元人吴海、王礼等以“东南弥望，浩荡不可极，远至于琉球之国，近而梅花、南交诸岛，咸在五步之内”“纵观鼓山禅寺，登劣崱峰，坐天风海涛亭上，睨沧溟如铺白云，琉球黜其一发，此身宛在天上”，记录其登顶鼓山时的见闻。

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在福州为官多年，其间经常泛海出游，后写下一篇《航海》以记其事，诗文中“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琉球”，下有自注：“在福州泛海东望，见琉球国。”在其年近八十已致仕归乡后，又曾作《感昔》五首回忆昔年种种，其中一首为：“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常记早秋雷雨霁，舵师指点说琉球。”看来在福州泛海出游的经历已成为陆游一生珍贵的记忆，其对于那近在咫尺又不曾去过的台湾是念念不忘的。

元代以前，中国大陆一般称台湾为琉球，前往台湾的大陆人还不算多，福州本地关于台湾的这些记载都反映着古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福州人是认识、了解台湾的先驱。

基隆版的“福州鸡啼，鸡笼有听”

有趣的是，在福州有“鸡笼鸡叫，福州听到”的传说，在基隆则有“福州鸡啼，鸡笼有听”的说法。这是不是说福州的鸡叫声在基隆可以听到呢？还真不是。

根据台湾基隆当地的说法，在基隆市区附近有个社寮岛（即和平岛），荷据时期曾经有很多福州人在社寮岛上生活，于是形成了一条“福州街”，福州街上的鸡叫可以传到不远处的基隆市区，于是就有“福州鸡啼，鸡笼有听”的说法。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书的《续修台湾府志》则记载：大鸡笼屿，城与社皆在西，又有福州街旧址，伪郑与日本交易处。

在“福州鸡啼，鸡笼有听”的版本中，“福州”已经不是指海峡对面的福州，而是指社寮岛上的“福州街”，但此处的“福州街”仍然是福州与基隆密切联系的象征。根据台湾方面的史料记载，社寮岛上福州街的形成还与荷兰、郑氏集团有关，这就牵涉了明末清初东亚海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新航路开辟以来，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强国，并建立了海洋霸权。与葡萄牙、西班牙相比，荷兰人在亚洲虽然晚来一步，但后来居上。1602年，由荷兰议会主导，将多家从事东方贸易的公司进行合并，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被荷兰议会授予在好望角与麦哲伦海峡之间广大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并拥有行政管理权、对外缔约权甚至宣战权。东印度公司势力迅速扩大，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取得对葡、西两国的优势地位，随即北上中国、日本，建立了东亚、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贸易网络。

荷兰人于1624年占领台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逐出台湾，前后占领台湾达38年。在此期

间，位于台湾北部的鸡笼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荷兰人占领台湾，遏制了福建至菲律宾的贸易活动，让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如坐针毡。西班牙人于是悍然出兵，于1626年占领鸡笼，并在社寮岛上建设起了圣萨尔瓦多城，也在台湾取得一席之地。因台湾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为荷兰所占，而北部鸡笼的海上航线则与福州相通，于是西班牙人欢迎福州商人前来贸易，中外史料多次出现福州船前往鸡笼的记录。

西班牙在鸡笼的存在自然令荷兰无法容忍，荷兰方面调集兵力，于1642年将西班牙逐出鸡笼，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得到鸡笼后，荷兰人也发现了鸡笼在开展对华贸易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其在1662年被郑成功逐出台湾后，居然于1664年重占鸡笼。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鸡笼—福州这条航线，可以继续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在收录荷兰东印度公司原始档案的《巴达维亚城日志》中，出现了大量荷兰商船从巴达维亚、台湾鸡笼前往福州的记载。荷兰人同样欢迎福州商人的到来，所以一些台湾史料称“福州街”形成于荷据时期。

其实，在福州商人看来，即使没有荷兰和西班牙的因素，鸡笼也是福州商人的主要经营之地。在西方人没来台湾之前，福州商人已经在琉球、日本开展了

长久的贸易。从海道针路来看，鸡笼是福州至琉球、日本的必经之路，所有从福州前往琉球的船只必经过鸡笼，人们在此休整、修船乃至居住早已司空见惯。而明清时期福州与日本的贸易联系显著加强，福州商人习惯走琉球至日本之路，鸡笼也成为福州对日贸易的主要中继点。所以《续修台湾府志》称福州街为“伪郑与日本交易处”也不无道理。

可以这样说，明朝中期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以来，福州商人就开始活跃于鸡笼，开展与琉球、日本之间的贸易活动。西班牙、荷兰占据鸡笼以来，积极发展与福州之间的贸易，福州人在鸡笼特别是社寮岛上的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形成了“福州街”。基隆版的“福州鸡啼，鸡笼有听”深刻反映了福州在东亚海域史上的重要地位。



福州柔远驿

于右任版“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1949年以来，在台湾又出现了描述福州与基隆关系的另一种版本。从大陆来台的于右任心怀大陆，但无法前往大陆，于1956年作《鸡鸣曲》一首，全文如下：“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与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在这里，福州成为于右任朝思暮想的大陆故乡的象征，福州与基隆的故事又被赋予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意涵。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是早期的同盟会成员，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贡献，后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官至五院院长之一的监察院院长。此外，于右任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并担任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右任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国内问题。194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谈判期间拜访于右任。于右任设家宴专门招待中共代表团，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于右任是国共和谈中唯一设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元老。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要求于右任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于右任以身体欠佳为由婉言谢绝，

但是奉命接于右任的军官胁迫他前往机场。到上海后，于右任还曾与人商量去留问题，后无法脱身，只得南下广州。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从台湾赶到重庆，希望与妻女在渝见面，但因交通不畅，妻女在重庆等候数日后去了成都，于右任才赶到重庆。眼看无法相见，再加上多方面因素，于右任只得于11月29日（次日重庆解放）乘飞机到台北，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大陆。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后送去台）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数处，音讯阻隔。于右任到台后已年逾古稀，思乡之情浓烈，创作了许多怀乡思亲、催人泪下的诗篇，《鸡鸣曲》即为其中的一篇。

2003年3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时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这首《望大陆》与《鸡鸣曲》一样，深切表达了于右任思念大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

《闽都别记》中的台湾

《闽都别记》是福州版的“鸡笼鸡叫，福州

听到”的出处之一。纵观全书，可以说《闽都别记》对台湾十分关注，有多处讲述与台湾有关的人和事，甚至两次出现连续数回的专题故事。这些故事的背后，都体现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内涵，可见《闽都别记》的作者对台湾充满感情。

从第242回“羽番贡鸡教取宝玉 佛发化鲤开辟台湾”开始，至第248回“恶棍乱伦计除教民 贤君被困牛能解围”，连续7回都是讲述在台湾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为：主人公吴云程、铁麻姑等人听闻台湾玉山盛产美玉，于是前往开采。采玉的过程还算顺利，却在当地听到了十分震惊的消息。原来当时台湾正遭受一个残暴的鸟精迫害，当地居民被鸟精杀戮无数，就连首领也被鸟精赶走了。这个首领就是前文所提为台湾造福、留住凤凰的六六开济。应台湾当地民众请求，吴云程等人打消了离开的念头，留下来设法除掉了罪恶的鸟精，进而又帮助当地民众消除了犬灾，最后扶持当地的有贤之士担任首领，使得台湾长治久安。吴云程和铁麻姑是《闽都别记》前半部分“双峰梦”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地道的福州人。从历史上来看，清代以来福州人在台湾任职、为民除害造福的例子颇多，如甘国宝的事迹还被编成了闽剧，《闽都别记》中的这些故事可以说是有版本。

从第345回“国姓扰乱芝龙伏诛 荷兰退兵成功得地”到第349回“施琅破澎台民感服 郑氏投诚天下太平”，再次连续讲述有关台湾的人和

事，这次的主人公成了赫赫有名的郑成功及其家族。第345回重点描述了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情节。随后数回则围绕清政府与郑氏集团的对抗而展开，最后以清政府统一台湾而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在描写福建总督姚启圣策划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还塑造了一个名叫王辑的角色。此人与姚启圣面貌十分相像，在最后攻打澎湖的那几天，就由王辑在福州扮演姚启圣出席各类活动，使众人以为姚启圣还在福州，未想就在这几天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故事的创作可谓既有大格局又充满想象力。

《闽都别记》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同时还提到很多台湾地名的由来。此外，在关于郑芝龙、郑和等人的事迹中也多次提到台湾，这些内容都值得继续探究。

从全书的整体布局来看，可以说将唐末至清初福州地区的历史演进、民间传说等进行了全景式展现，总体上偏重于文学演绎，是一部经典的乡土小说。但是在后半部分，特别是进入明朝开始，有大量关于历史史实的叙述。而全书所有历史史实的叙述都终于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这件大事。目前可以明确《闽都别记》成书于乾嘉年代以后，甚至有晚清时期才成书的说法，但《闽都别记》对于1683年以后的历史史实都不再提及，可见《闽都别记》将康熙统一台湾视同历史上的重大分水岭，这一点在论述《闽都别记》与台湾关系时也是不容忽视的。